治臺必告錄

敘

臺灣一郡自
國朝康熙年間始入版圖地廣民稠人心浮動其民漳泉潮粤與屯番各籍雜處素不相洽每多分類械鬬刼奪樹旗之案習俗頑梗相沿已久而㝡後同治元年春戴萬生之結會戕害文武員弁全臺震動為禍尤烈實從前逆案之罕見者官斯土者為治愈難然人情勇直俗可轉移

為上者果能布之以誠行之以敏馭之以簡潔清自矢先事慎防臨事鎮定未始不可化其頑梗靜其浮動之心也道光二十七八年間曰健任臺灣廳縣時

中丞徐樹人大人觀察臺澎六年之久常得諷見於平定分類及樹旗各逆案疊次保奬以得民心為可恃凡所以治臺者無不指授多方俾得庶事就理迨後健回福省權糧儲道時而

中丞於同治元年又來撫閩薦攝藩篆正值多
事之秋安内攘外韋無隕越秉
中丞之教良多嗣因二年春籌餉心勞引疾告
退斯時臺匪戴萬生滋事已經年矣勢極猖獗
攻陷彰斗城堡官軍屢挫
中丞復保奏平臺奉
旨補授臺澎兵備道加按察使司銜提督學政並統
辦軍務懼弗克勝瀕行辭

公公以治臺必告錄一書見授謂治臺方略全在因地制宜名賢往事可師旋由五虎口對渡雞籠招集舊部督率紳團進勦彰境先破水裏港葭投從逆各莊直抵彰城民心嚮應連宵克復斗六各處亦皆次第勦平首逆就擒由員弁紳民之出力也沿途搜捕安撫到郡蒞任

兩院憲保奏蒙

賞加二品頂戴越年復奉

命往勦彰屬內山逆首洪㯿事竣返郡
恩命頻加益深感奮三次舉行歲科試事數年來戎
馬倥傯加以試士校閱重農開圳清理積案不
獲稍暇此書不遑校刊同治五年春舊病復發
專摺
奏請開鈌奉
旨允准原擬到省後再承規誨而
中丞竟先一月仙逝悲痛之極健回憶知己之

感圖報無由此書乃 公在臺數年參酌搜討
薈萃諸名臣之精華而加以偉論大意重在知
人安民匪特健之奉以周旋凡有治臺之責者
無不當引為矩矱也爰即校正付梓以傳 公
諄諄求治之法又以健之在臺所上摺
奏
天語提撕洞達下情理宜恭錄及自著平臺藥言附
焉亦見平日所奉誨於

中丞者身體力行以仰副

皇上綏靖海疆之至意云爾

同治六年五月知足知止園皖懔丁日健謹識

治臺必告錄卷一目錄

治臺必告録卷一

皖懷丁曰健述安輯

鹿洲文集

藍鼎元

平臺紀略總論

臺灣治亂之局。迴出人情意計之外。其地方數千里。其民幾數百萬。其守土之官。則文有道有府有縣令大小佐貳雜職若干員。武有總兵副將条將遊擊守備大小弁目若干員。其額兵七千有奇。糧儲器甲舟車足備。又當

國家全盛金甌靡缺。而朱一貴以餵鴨小夫。欻焉倡亂。不旬日

閩全郡陷沒。此豈智能所及料歟。太平日久。文恬武嬉。兵有名而無人。民逸居而無敎。官吏孳孳以爲利藪。沈湎樗蒲。連宵達曙。本實先撥。賊未至而衆心已離。雖欲無敗。弗可得已。然鹿耳鯤身。夙稱天險。鄭氏一踞其間。遂歷三世。

國家圖之數十年。費錢糧幾千百萬。而後能收之。今不動聲色。七日恢復。巨魁就擒。孽從授首。卽使孫吳復生。亦未敢望成功若斯之速也。良由

聖祖仁皇帝大德如天。神威遠震。將卒用命。海若効靈。是以摧陷廓清。不勞而邊疆底定。

諭旨遥頒、白叟黃童。無不感激流涕。蓋至仁厚澤。淪浹人心者深也。諸臣或運籌帷幄、或出力疆場。克敵致果。功在社稷。欲以鼓勵將來。收千秋百歲用人之效。則不得以其爲日無幾少之矣、亂不久。禍不深。削平者之績不大。此非君子之言也。賞罰明則民易使。今日之酬勳、他年之龜鑑。知此說者。其知未雨綢繆之道乎。臺灣海外天險。較內地更不可緩。而此日之臺灣。較十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緩。前此臺灣止府治百餘里。鳳山諸羅皆毒惡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則南盡郎嬌。北窮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鶩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

以爲野番嗜殺。今則羣入深山。雜耕番地。雖殺不畏。甚至傀儡內山臺灣山後蛤仔難。崇爻。卑南覓。等社。亦有漢人敢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屬禁不能使止也。地大民稠。則綢繆不可不密。今郡治有水陸兵五千餘人。足供調遣。鳳山南路一營。以四五百里山海輿區民番錯雜之所。下淡水郎嬌盜賊出沒之地。而委之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難矣。諸羅地方千餘里。淡水營守備僻處天末。自八里岔以下。尚八九百里。下加冬笨港斗六門半線。皆奸宄縱橫之區。沿海口岸。皆當防汛戍守。近山一帶。又有野番出沒。以八九百里險阻叢雜之

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及遠散不足以樹威此杞人所終夜憂思而不能寐者也臺民好爲盜賊不因饑寒方慶削平又圖復起去歲平臺大定之後尚有布散流言嘯聚巖谷復謀作亂者數次屢經撲滅歲餘始殄而王忠一賊伏匿深山至我

皇上即位乃克就縛可見地方廣大捜捕難周雖平臺僅在七日而拔盡根株東擒西勦亦有兩載艱難欲爲謀善後之策非添兵設官經營措置不可也以愚管見劃諸羅縣地而兩之於半線以上另設一縣管轄六百里雖錢糧無多而合之番餉歲

徵銀八九千兩。草萊一闢。貢賦日增。數年間巍然大邑也。半線縣治。設守備一營。兵五百。淡水八里坌。設巡檢一員。佐半線縣令之所不及。羅漢門素爲賊藪。於內門設千總一員。兵三百。下淡水新園設守備一營。兵五百。郎嬌極南僻遠。爲逋盜竄伏之區。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駐劄其地。使千餘里幅員聲息相通。又擇實心任事之員。爲臺民培元氣。寇亂風災大兵大疫而後。民之憔悴極矣。然土沃而出產多。但勿加之刻剝。二三年可復其故。惟化導整齊之。均賦役。平獄訟。設義學興教化。獎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民兵之法。聽開墾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

此亦尋常設施耳。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圉可固。三年而禮讓可興。而生番化為熟番。熟番化為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顧或謂臺灣海外。不宜闢地聚民。是亦有說。但今民人已數百萬。不能盡驅回籍。必當因其勢而利導約束之。使歸善良。則多多益善。從來疆域既開。有日闢無日蹙。氣運使然。即欲委而棄之。必有從而取之。如澎湖南澳皆為海外荒陬。明初江夏侯周德興皆嘗遷其民而墟其地。其後皆為賊巢。閩廣罷斁。乃設兵戍守。迄今皆為重鎮。臺灣古無人知。明中葉乃知之。而島彝盜賊先後竊

踞至爲邊患。比設郡縣。遂成樂郊。由此觀之。可見有地不可無人。經營疆理。則爲户口貢賦之區。廢置空虛。則爲盜賊禍亂之所。臺灣山高土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卽使內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爲綢繆者也。閒居無事。燕雀處堂。一旦事來。噬臍何及。前轍未遠。可不爲寒心哉。殉難諸臣。雖功過不一。然大節炳然。足以增光宇宙。褒其後而略其先。崇奬義烈。用慰忠魂。亦因以爲鑒可也。

上滿制府論臺灣寇變書

臺灣僻處海外。狃於治安久矣。朱一貴突爾跳梁。戕害官兵。竊踞郡縣。雖曰猖獗之極。其實不難平也。無賴子弟偶爾烏合。尚未知戰守紀律爲何事。當即命將出師。星夜進討。如救焚拯溺。勿容稍緩。彼不意官軍猝至。必將手足忙亂。倉皇散走。渠魁大憝。自可聚而殲旃。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道也。若俟奏報請
旨而後發兵。動逾數月。賊膽必大。規模漸立。謀士漸出。羽翮漸成。則燎原之火。正須大費撲滅耳。控制臺灣。惟厦門最爲扼要。形勝所在。便於指揮。執事在省隔遠。莫如疾驅南下。駐劄厦門。督師進剿。籌畫糧餉。諸凡機宜。呼應便捷。且內地莠民。不無乘

虛鼓煽或謀嘯聚搖惑人心若祭戟一臨則羣疑自息執事曠世鴻才必有奇謀上計滅此朝食非鄙人所能窺測惟是養軍千日用在一朝

國家不吝爵祿施及下材未有毫毛小效補報萬一敢以此疆彼界之殊非在職守之內袖手縮頸晏坐而旁觀哉願執事假某水陸萬軍舳艫三四百艘請乘長風破千里浪爲執事者一鼓平之

與制府論進兵中路書

伏承憲檄令某統兵向南路打狗港攻入臺灣當即繕治舟師

刻期進發。緣打狗港水淺灘淤。戰艦繒艍無所用。須盡易舢板頭[舟彡]子小船。乃可入也。登岸旱田百餘里。夾道蔗林處處可容伏兵。非焚燒剗平。未便輕進。臺民以蔗爲生。糖貨之利。上資江浙。一旦火成焦灰。半歲勤動。不得以養其家口。於心竊有未安。况當寇賊蹂躪之餘。撫摩噢咻。尚恐稍緩。不應復有此一摧殘。某非敢以婦人之仁。阻撓軍國大計。但軍國大計。不在於斯。則摧殘無益。爲可惜也。鄙見以爲宜聚兵中路。直攻鹿耳門。鹿耳一收。則安平唾手可得。賊失所恃。郡治無城。豈能長守。不過三五日間。可翦滅耳。用兵之道。知彼知己。與能軍者戰。則宜攻

其瑕。討罪捕賊。如逐鳥獸。如堂堂正正。直擣中堅。譬諸擊蛇先碎厥首。其他復何能為乎。鹿耳門暗礁天險。昔立六竿標旗。指於途徑。南標紅旗。北標皂旗。賊已盡收標旗。屯兵炮臺扼守港道。意我軍不能飛越。正可於此出奇制勝。仍令善水者。以長木投入海中。插標而行。擊破礮臺屯兵。即可長驅直入。恢復之計。止在瞬息。惟執事急裁度之。苟利國家。勿厭狂瞽。望速示下。以便遵行。

與施提軍論止殺書

賊眾至三十萬。此曹可勝誅哉。勿論鋌而拒敵。即使安坐偃臥。

引領受戮。我軍萬六千人。以一人斬二十級。亦不勝其煩也。彼亦天地父母之所生。不幸與賊共處此土耳。畏死脅從。知非本願。或掛名賊黨。以保身家。其心豈不願見太平。重爲

朝廷之赤子。一旦大軍登岸。須散歸農。簞壺迎師。皆所必至。惟慮崑岡炎火。不容悔罪歸誠。此出於萬不得已者矣。多殺生靈。其實無益。諒亦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聞乎。以某愚見。止殲巨魁數人。其餘反側。皆令自新。勿有所問。則人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某已大書文告。先散其黨。惟執事許之勿疑。

原評烏合繫徒易聚易散急則挺而拒敵寬則各尋生

路此平臺第一得手

檄臺灣民人

檄告臺灣民人。土賊朱一貴作亂。傷害官兵。竊據郡邑。汝等詭居肘下。坐受摧殘。無罪無辜。化爲醜類。深可憐憫。本鎮總統大兵。會同水師提督施。尅期勦滅。爲汝等湯滌邪穢。共享太平。非有立意殺戮。苟求於百姓之心。汝其自安無恐。臺灣海外窮鄉。野番木魅蟲蛇鹿豕之所居。往時島彝海寇踞爲窟穴。我

皇上登之版圖。冠裳而富庶之。四十年來强教悅安。深仁厚澤。淪浹肌髓。汝等父老子弟。莫不含哺鼓腹。幸生太平。朱一貴內

地荒民。爲鄉閭所不齒。遁逃海外。鑽充隸役。又以犯科責革。流落草地。飼鴨爲生。至愚至賤之夫。謂可與圖大事乎。附和倡亂之徒。皆椎猪屠狗盜牛攘雞等輩。以及堡長甲頭管事各衙門吏胥班役。曾有正人豪傑才俊。與於其間乎。由來亂臣賊子。皆膺顯戮。雖强如莽卓。狡如孫盧。無不駢首就戮。沈淵滅族。況此小盜賤役。智能不及中人。輒敢公然造孽。欲作夜郎於海外。冀腰領之苟全。無是理也。浙閩總督覺羅滿。親駐厦。督師討賊。移檄浙江廣東三省會勦。旦暮即至。水師提督施。親率大兵見在澎湖。尅日進發。本鎮總統萬軍前驅清港。縛雞豚於籠中。斷

鼠雀於鼎鑊。至則屠之。何難之有。惟念汝等賢愚不一。或有抗節草澤。志切同仇。或不得已畏死脅從。非出本願。若使崑岡炎火。無分玉石。誠恐有乖

朝廷好生之德。且非本鎮靖亂救民之心。爲此不追既往。咸與維新。凡汝士庶番黎。莫非

天朝赤子。嚮風慕義。悔罪歸誠。回生良策。刻不容緩。大兵登岸之日。家家戶外書大清良民。都即爲良民。一槩不許妄殺。有能糾集鄉壯。殺賊來歸。即爲義民。將旌其功。以示鼓勵。廢弁舊兵。有立功破賊。率衆來迎。並略前愆。敘績超擢。凡擒朱一貴者受

上賞。擒賊目者次之。獻郡邑者受上賞。獻營壘者次之。惟拒敵者殺無赦。倒戈退避。革面爲農。皆許之。汝等試思一隅小醜。萬萬不能與

國家抗衡。前此鄭氏盤踞數十年。經歷三世。人才衆多。兵精糧足。尚且一朝殘滅。今諸草寇。又非鄭氏之比。天兵一到。如雷如霆。無得執迷不悟。自取糜軀。此檄。

原評此檄解散賊徒數十萬平臺第一妙著

檄南路營進兵阿猴林

漏下三鼓。接訪事差弁密報。阿猴林有賊數百人。在彼豎旗作

孽係僞國公江國論爲首。旗幟飄揚林木間。發兵勦捕。不可易也。郡城出師。招搖耳目。且相去百數十里。自必聞風先遁。徒勞無益。江國論賊中狡猾。凡事虛張。計自打猫蹂躪客莊。不過一二千賊。聲言數萬。地方驚惶。被殺客民七八百人。我師入府。北路居民欲食其肉。賊黨散盡。國論逃竄入山。從行不過百人。顛崖墜谷。餒斃坑淵。不知凡幾。距今兩月。糧食全無。投生靡路。乃狼狽扶攜潛出大武壠羅漢門而趨阿猴林。冀南路人不知底裏。或可於此謀食。苟延旦夕之命。安所得數百人而附之。然君子小心。雖微不忽。明知其無數十人。不可不無數百人之備。該

營相去不遠。可即遣中軍守備帶兵三百名。捲旆疾趨。直擣阿猴林。將山中所有逸賊。盡行殲滅。江國論鄭元長二名。實爲渠魁。或被槍礮傷斃。則截其首級來報。倘山中闃其無人。止係虛張聲勢。不可便即回營。且陽退而陰繞間道以待。遣人偵左近山谷峒窩。必有三五人。或十數人。則江國論已在其中。急擒勿失。以吾所料不過如此。該將弁神而明之。相機度勢。搜尋勦捕。或奔投我師。求撫乞命。亦與偕來。本鎮但欲綏靖地方。原未嘗立意嗜殺也。該營進兵。以速爲要。尅限本日亥時出師。明日辰時務到阿猴林。不許違悞時刻。違者軍法罪之。此檄。

原評驟聞孳報鮮不張皇難得如此鎮靜蓋由料敵之明是以處大事若無事當日果無見賊止是繫旗林木而江鄭遁回北路亦即就撫可見所料一毫不差

檄擒舊社紅毛寮餘孽

風聞舊社紅毛寮地方有賊首黃輝卓敬等。招誘鄉民聚謀爲亂。聲言羅漢門阿猴林諸處。有王忠等數千人接應。尅日攻府。其說甚謬。王忠亡命山谷。止二三賊相從。晝伏夜奔。饑餒無所得食。勿論人衆數千。卽百人亦無有也。輝等食飽福薄自尋死路。意在誑惑鄉民。墮彼術中。此時哀鴻甫集驚魂未定。目覩朱

一責三十萬人。

王師一至皆化蟲沙早已知盜賊不可爲矣即使果有王忠數千人尚未及叢賊百分之一民雖至愚豈肯復犯鋒鏑與之偕死於無名哉但輝等既有此謀則法所必誅招黨方新逆勢未集作速掩捕如縛雞豚該弁各以兵百人分道入按緝之止擒巨魁二人不必株連餘黨驚擾百姓有持軍器拒捕者誅之其他皆爲良民無得過問弁兵自備餱糧不許派累飯食及竊取民間一草一木如違定按軍法此檄

原評閑警不張皇掩捕不問黨羽擒到巨魁便即了事

是安定地方秘鑰

檄施恩陳祥諭撫杜君英

杜君英久處山中。晝伏夜走。終無了期。寂寂深林。餱糧莫繼。茫茫大海。插翼難飛。不旬日間將爲萬下枯骨矣。本鎮哀其愚憒。仰體
朝廷好生之德。欲爲網開一面。該弁賫斯檄往諭之。自古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以作亂之賊。咸膏斧鑕。苟可改過自新。即爲彌天大幸。
國家寬仁溥博。汝等匪類。皆許歸正。見來有若即就撫。諒原汝

罪之

恩旨浙閩總督覺羅滿檄委候選通判何廷鳳來臺招撫有杜君英若降題授副將之語君英其亦聞之矣所以逡巡畏縮未敢出而歸正者懼誅耳

朝廷旣許弗誅總督復不忍誅馬下殺降本鎮又不爲也君英悔悟來歸何誅之可懼從來國法所加必於窮兇怙惡不在多殺一二無用之人君英昔日作亂有黨十數萬人不可不殺今隻身亡命父子流離窮蹙無所依歸如犬彘螻蟻罔關輕重殺之不足以樹威則不殺亦無不可他但本鎮總統大兵剿賊安

民是其尊責斷不容山陬海澨。尚有竄身草澤。伸頭縮頸於光天化日之中。貽地方以去惡未盡之誚。君英一日不出。本鎮一事未了。不殺不休。君英既出就撫。則爲朝廷之良民。本鎮不得擅殺。但靖疆以報竣事。便可班師去矣。君英自忖山中。能住幾時。出則生。不出則死。此理甚明。有何疑義。陳福壽江國論劉國基薛菊等。皆君英同黨。叛逆之人。罪應滅族。先後來歸。俱皆不殺。美衣豐食。炫耀街衢。君英寧獨異乎。且君英福壽誓同生死。福壽今爲良民。逍遙自在。君英一出。便可同生。何事株守空山。自速其死。以負初盟。君英懼誅。疑團未破。獨不可向陳福壽一

商酌乎本鎮言出如山要殺便殺不殺便是不殺豁達爽快可對天日若詐誘人降而復殺之以爲功此不肖小夫之所爲而謂本鎮爲之乎況即殺君英亦算不得功績日前臨陣斬獲不知凡幾俱皆不以爲意復何有於孤窮垂斃之一賊而紿而殺之祗足爲天下笑何功之可言君英靜夜三思山中能住幾時出則生不出則死死生惟汝自擇本鎮不相强也該弁賫檄往諭無得妄動君英降則與之俱來不降則聽之去不許擅殺因檄諭而殺之仍是詐誘故智非大公至正之道也該弁自歸本鎮別遣人取其頭來君英勿悔

原評開誠布公無微不到是摘取惡人心肝大手段宜

其手到功成

檄南路營勦捕石壁寨

南路餘孽復叛。有眾竪旗於石壁寨。嗟此兇頑。不殺不已。本鎮

雖極好生、亦無如尋死者何也。督標千總何勉差委在南訪緝

逸賊。該弁素有幹才膽略。亦優實心任事。以之勦捕是其所長。

該營撥兵二百名令把總杜雄與偕各率百人分道並進。赴限

本月初五日戌時。潛師出境。夜抵石壁寨。以漏盡直擣賊巢。四

面圍殺。料羣賊尚在夢中。手忙足亂。人不及衣。槍不及火。頃刻

間可殄滅也若至黎明則裝束已興奔逸較易恐不能無漏網之虞捜山追勦又費一番勞勤矣無得濡遲愼速愼速

原評出其不意自是兵家常法唯迅速乃能之

檄諸將弁大搜羅漢門諸山

臺民以倡亂爲嬉豈眞不知刑戮之可畏由大山深險而逋逃之藪多也成則出爲民害敗則去爲山狙人跡不至莫窮其底彼何憚而不爲哉夏季大亂削平渠魁咸縛秋間尚有阿猴林豎水港六加甸舊社紅毛寮諸孽後先嘯聚屢經擒捕竿銜舊逃之偽國公陳福壽杜君英江國論等十數賊目亦俱招納歸

降新舊根株殆將悉絕不意近日復有匪類豎旗於南路石壁寮隨發兵弁追剿立獲蘇清高三二賊供稱莿瓜成爲首共黨夥二十八人旦暮當盡縛之不足煩師徒也但遺孽不清萌蘖終發諸賊往來南路阿猴林下淡水間其窠總在羅漢門乘此隆冬澗涸茅乾土燥之候大舉圍搜掃蕩穴窟諸將其各礪刃裹餱遵吾軍令刻日進兵爲一勞永逸之計今遣援標遊擊王良駿金門鎮標遊擊薄有成南澳守備呂瑞麟共帶領征兵六百以土番五十名爲鄉導從角宿岡刈蘭坡嶺一路搜入羅漢門署南路營守備閔威帶領南路兵四百鄉壯一百土番五十

由仁武莊土地公崎、阿猴林板臂橋搭樓。一路搜入羅漢門。金門守備李燕烽、火門守備蔡勇、共帶領征兵四百、土番五十、由卓猴木岡社一路搜入羅漢門。赴於是月十二日午刻。咸會內門中埔莊。毋敢後至、違者按以軍法。另以臺鎮左營把總林玉、中營把總陳雲奇。共帶領汛兵二百、鄉壯八十。土番五十、前往大武壠分路堵截。以防賊竄北路。營把總游寬。下加冬把總鄭榮才亦帶汛兵二百往大武壠堵截搜捕。俱赴於十二日午刻。咸會大武壠之焦巴哖、毋敢後至。違者按以軍法。翼日黎明、俱各分兵搜捕、羅漢內門。諸將備分搜銀錠山、內門嶺、內埔、佳白

寮、打鹿埔、霞美林、東方木、小烏山、南馬仙、龜潭、烏山尾等處。逢人執訊。遇窠燒毀。焚山烈澤。窮極幽深。大武壠諸弁目分搜巴咩、鹿駝庄、望朗明、郎包、米筊、拔埔。大湖、大龜佛、內郎包、烏山內、等處。凡有叢谷。無不遍尋。直使蠢爾奸頑。更無藏身之地。駢首就戮。絕無竄逸之區。倘有悔罪求生。束身歸命。仍貸其死。開乃更生之路。亂後餘孽。自古蔓延。必有一番震盪。方能掃滌淨盡。可從此臥鼓戢戈。無死灰復燃之患也。其師旅所過庄社地方。秋毫無犯。敢有擅動民間蔬菜雞犬一草一木。即按軍法。領兵官約束不嚴。飛章參革治罪。本軍門令出如山。萬萬不可輕

移各宜抖擻精神。凜遵。毋忽。

檄查大湖崇文山後餘孽

日者鄭國就擒。逆謀潰敗。南路餘孽。將從此永清矣。據供王忠等有黨千人。在內山大湖崇文山後。賊口譸張。雖未足據爲憑信。然不可以不防也。其令千總何勉。把總康賜由羅漢門大武壠分道並入。直抵太湖。採探有無匪類踪跡。併熟視進兵路徑。果有窠巢。即大舉撲滅之耳。山後地方有崇文卑南覓等社。東跨汪洋大海。高峰插天。巖險林茂。溪谷重疊。道路弗通。苟有賊黨嘯聚往來。番黎無不知之。其令外委千總鄭惟嵩率健丁十

數人駕舟南下由鳳山郎嬌至沙馬磯頭轉折而東賫檄往諭
卑南覓大土官文結賞以帽靴補服衣袍等件令其調遣崇爻
七十二社壯番遍處搜尋將山後所有盜賊悉行擒解按名給
賞拒敵者殺死勿論凡擒解山中漢人一名該番賞布三十尺
鹽五十斤煙一斤獲劇賊者倍之有能擒獲王忠當以哆囉哖
嗶吱銀兩煙布食鹽等物大加犒賞諸番黎盡心搜緝餘孽應
無容身之地也番性嗜殺本鎮不得已而用之但山後大湖地
方乃自開疆以來人跡不到之境當今並無甲籍居民所有遁
逃總非善類殲之亦不妨耳窮深極遠兵不可入番黎趨捷如

飛靡幽不到。使之甚便擒縛。以來如市貨物。縱有一二漏網。而山中既不可居。待其出而擒之。如籠中之鳥。釜中之魚。鳥有不滅者哉。其各努力以奏爾功。無忽。

檄諸將弁搜捕竹仔脚逸賊

據報初九夜有奸宄一二百人。旗幟甚多。經過竹仔脚地方。戕殺塘兵蘇天貴陳楠等四名。竹仔脚去諸羅邑治不過咫尺間耳。何物奸徒。乃敢夜張旗械。搶殺塘汛。來莫覺其所自。去莫窮其所歸。不知附近弁員所司果何事也。孽醜放肆至此已極。若不大加創懲。養癰貽患。成何軍紀。料此賊來由不遠。大抵在虎

尾八掌溪上下張四面之網而搜而捕之烏有不獲者哉其令
署守備林君卿以兵截其北扼住半線鹿仔港署守備李郡以
兵截其南扼住下加冬鹽水港叅將朱文控扼諸羅山一帶千
總吳濟川巡守斗六門把總張天寶陳雲奇帶兵堵截東西螺
山路無令奸宄逸入山中守備劉錫以兵駐劄笨港巡守沿海
一帶無令逸入海中協防遊擊林秀都司閆威各率所部兵二
百名於中間往來搜捕諸羅縣遣典史巡檢挨查家甲將踪跡
可疑之人細爲盤問仍懸賞格曉諭通衢首報獲眞盜一名賞
白金拾兩自首者免罪能擒夥黨立功從優加賞不寬不擾無

枉無縱夜則分兵埋伏要路堵截擒捉如有奸徒聚眾執持旗械領兵官立行追勦務必盡數俘獲毋得遲回觀望違悞軍機汝等各營將弁開本鎮軍律有素尤必嚴束兵丁自備行糧毋得派累民間飯食及擅動草木雞犬違者軍法治罪各宜凜遵毋忽

檄下加冬李守戎

據報該弁追捕奸匪深入山中北埔寮與賊人對敵生擒渠魁李慶等奪賊旗械二十六桿收回所刼鄉民贓物焚燬窩廬披閱之下深爲莞爾該弁冞阻前驅罔憚勤勞克敵致果可謂能

盡職矣繼閱諸羅令申文則據鄉保長廖督等禀稱賊廬五間內積米糧百餘石該弁傳令焚燒果有此事又可謂知兵法矣從來敵遺貨物不可輕取恐兵丁貪獲所有隊伍散亂萬一賊人返攻無心戀戰鮮有不敗該弁追捕克勤又能知兵若此本鎮誠爲喜而不寐也但所稱賊廬五間是否新造抑係久居於此每廬深廣幾丈尺能容人衆幾何鍋竈幾所碗箸飲食之具可供幾人廬中糧食貯在屯積多少是粟是米果否一盡焚燒抑或兵丁鄉壯尚有取擕而去所收回賊刧贓物牛幾頭雞犬豕羊幾隻衣服布帛首飾銀錢幾件數曾否俱還失主收領抑

移交諸羅縣令分發逐一開明備細據實報知本鎮將因此以卜賊人多寡出沒之數。非於該弁有所苛求也。洞達蹤跡。則可窮極幽深掃清根柢。地方之福。該弁勞績匪小耳。隨行目兵分別功次。併紀其名氏以來。將有以獎勵之。無忽。

原評小善必獎根柢必清以此鼓勵立功固如拾芥

檄淡水謝守戎

昨擒獲孽醜黃來。供稱臺灣山後。尚有匪類三千人。皆長髮執械也。聚山窩耕田食力。又有艘艦往來。其詞甚謬。本鎮治賊素嚴。黃來既獲。自料必死。故爲危言以延數月之命。豈有他哉。然

君子思患預防明知其爲謬妄亦不得以其謬妄而忽之臺灣二千餘里止論山前西南北一帶本鎮耳目之所及不過上窮淡水雞籠下盡郎嶠至矣極矣其自淡水雞籠以上轉折而東至三貂蛤仔難下逮崇爻卑南覓沙馬磯頭迴環郎嶠一帶山後延袤大略與前山等其間道里遠近山川形勢阨塞險夷以及番黎情狀性質馴悍本鎮不能周知其詳也能保深山大澤之中人民足跡不至之地無有匪類出沒乎曩者南路擒獲鄭國亦稱王忠逃匿山後大湖有黨千人本鎮經遣弁員賫檄往諭卑南覓大土官文結鼓舞七十二社番黎以兵搜捕將山後

所有逸賊盡縛以來苟有王忠在彼網不漏矣今惟雞籠以及蛤仔難下抵卑南覓北界搜捕未周併未遣有偵緝之人該弁營汛壤與相接此任舍予誰屬耶查大雞籠社夥長許略干豆門媽祖宮廟祝林助山後頭家劉裕蛤仔難夥長許拔四人皆能通番語皆嘗躬親跋涉其地睽社和番熟悉山後路徑情形該弁其為我羅而致之待以優禮資其行李餱糧之具俾往山後採探有無匪類屯藏巖阿窮極幽遐周遊遍歷倘有游魂伏莽立即飛報以聞本鎮調遣官兵遙臻勦滅無許偶留根株以貽地方之害但恐許略等或有畏遠憚行弗克殫心竭力潛踪

近地。飾言相欺。斯亦不可不慮者。該弁披肝膽以誠告之。更選繪畫者與之偕行。凡所經歷山川疆境。一一爲我圖誌。自淡水出門。十里至某處。二十里至某處。水陸程途。詳記圖上。至蛤仔難按卑南覓而止。百里千里無得間斷。某處某社某山某番。平原曠野。山窩巖穴。悉皆寫其情狀。註其名色。使臺灣山後千里幅員。一齊收入畫圖中披覽之下。瞭如身歷。重賞酬勳。本鎮無所吝焉。山後廓清。是亦該弁一勞績也。即日舉行。無爲猶豫。愼速愼速。

與臺灣道府論殺賊書

北路餘孽剽掠水港。豎旗六加甸。恣其兇頑。目無王章。可恨極矣。已經擒獲楊君林君李明等輩。擬於明日會訊。分別斬馘茲聞尊議。欲按律成招。押解省城。聽制撫審題正法。此常理也。但某愚見竊有欲參末議者。安埼地方。原不必拘牽文法。況在軍中無人人審解之例。所謂得情哀矜。施之良民則為德。施之叛亂則為縱。而況甫平思亂。既赦復叛。此曹尚可活哉。今解入內地。不能不扳仇復怨。牽累無辜。恐民間人人自危。且上下審駁。奏報往返。動隔經年。雖彼時萬刃碎磔。民已忘記。不知為何人何事矣。目前冤憤不伸。咨嗟詛詋。此聲曷可聞也。海外反側

地。非樹威不足彈壓。奸徒無所畏憚。將何以爲定亂之資。詎可以仁慈之治治之。吾於就撫者加之恩。力擒者彙諸市。情法分明。任其自擇。庶可淨盡根株耳。且日會審將梟示衆。定人心而固疆圉。有罪某自當之。軍中義得專殺。無預諸君事也。某非立意嗜殺。無仁人好生之心。正惟好生。不得不以殺止殺。亂賊不殺。害及善良。刑法將安所用。鄙見如此。未知當否。同舟共濟。勿吝相商。某白。

覆制軍臺疆經理書

十月既望。接到憲檄。內開臺疆經理事宜八條。翼日又奉諭札

再加四條具見未雨綢繆為臺地蒼生謀善後之策職等自當
遵命次第舉行亦有愚昧無知胸中未能悉達不得不略屬條
奉上之文而講書生質疑問難之誼伏惟
憲臺少加垂察臺灣海外天險治亂安危關係
國家東南甚鉅其地高山百重平原萬頃舟楫往來四通八達
外則日本琉球呂宋噶嚦吧暹羅安南西洋荷蘭諸番一葦可
杭內則福建廣東浙江江南山東遼陽不啻同室而居比鄰而
處門戶相通曾無藩籬之限非若尋常島嶼郡邑介在可有可
無間值寇亂風災之後民生凋瘵大異本來富庶面目然風

俗尚多澆惡。奸宄未盡革心。綱密則傷。綱疎則犯。治安之政宜嚴而不宜寬。將安將治之民。宜靜而不宜動。伏讀憲諭。羅漢門黃殿莊。朱一貴起事之所。應將房屋盡行燒燬。人民盡行驅逐。不許往來耕種。阿猴林。山徑四達。大木叢茂。寬長三四十里。抽藤鋸板燒炭砍柴耕種之人甚多。亦應盡數撤回。蓬廠盡行燒毀。檳榔林。爲杜君英起手之處。郎嬌。爲極邊藏奸之所。房屋人民。皆當燒毀驅逐。不許再種田園砍柴來往。以上四條防患拔根至周至決。職等再四思維。一人謀逆。九族皆誅。亂賊所居之地。雖墟其里可也。惟是起賊非止數處。數處人民不下數百家。

則亦有微可慮者。人情安土重遷。既有田疇廬舍室家婦子。環聚耕鑿。一旦驅逐搬移。不能遍以資生之藉。則無屋可住。無田可耕。失業流離。必爲盜賊。一可慮也。其地既廣且饒。宜田宜室。可以容民畜眾。而置之空虛。無人鎮壓。則是棄爲賊巢。使奸宄便於出沒。二可慮也。臺地何人非賊。國公將軍而外。偽鎮不止千餘。今誅之不可勝誅。俱仍安居樂業。而獨於附近賊里之人。田宅盡傾。驅村眾而流離之。隣賊之罪。重於作賊。三可慮也。臺寇雖起山間。在郡十居其九。若欲因賊棄地。則府治先不可言。況郎嬌並無起賊。雖處極邊。廣饒十倍於羅漢。現在耕鑿數百

人。番黎相安。已成樂土。今無故欲蕩其居。盡絕人跡往來。則官兵斷不肯履險涉遠。而巡入百餘里無人之地。脫有匪類聚衆出沒。更無他人可以報信。四可慮也。鋸板抽籐。貧民衣食所係。兼以採取木料。修理戰船。爲軍務所必需。而砍柴燒炭。尤人生日用所不可少。暫時清山則可。若欲永永禁絕。則流離失業之衆。又將不下千百家。勢必違悞船工。而全臺且有不火食之處。五可慮也。疆土既開。有日闢無日蹙。臺地宋元以前。並無人知。至明中葉太監王三保舟下西洋。遭風至此。始知有此一地。未幾而海寇林道乾據之。顏思齊鄭芝龍與倭據之。荷蘭據之。鄭

成功又據之。

國家初設郡縣。管轄不過百餘里。距今未四十年。而開墾流移之眾。延袤三千餘里。糖穀之利甲天下。過此再四五十年。達內山山後野番不到之境。皆將為良田美宅。萬萬不可遏抑。今乃欲令現成村社。廢為坵墟。厲禁不能。六可慮也。曩者諸羅令周鍾瑄有清革流民。以大甲溪為界之請。鳳山令宋永清有議棄郎嬌之詳。今北至淡水雞籠。南盡沙馬磯頭。皆欣然樂郊爭趨若鶩。雖欲限之。惡得而限之。職等愚見。以為人無良匪。教化則馴。地無美惡。經理則善。莫如添兵設防。廣聽開墾。地利盡。人力

齊。雞鳴狗吠相聞而徹乎山中。雖有盜賊。將無逋逃之藪。何必因噎廢食。乃爲全身遠害哉。今竊議於羅漢內門中埔莊設汛防兵三百名。以千總一員。駐劄其地。郎嬌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名。控扼極邊一帶。三六九期操演之外。准其自備牛種。就地屯田。以爲餘資。雖險遠而弁兵便焉。檳榔林在平原曠土之中。杜君英出沒莊屋。久被燒毀。附近村社。人烟稠密。星羅碁布。離下淡水營內埔莊汛防不遠。無庸更議。至各處鄉民。欲入深山。採取樹木。或令家甲隣右互結。給與腰牌。毋許胥役需索牌費。一分一釐。聽從其便。伏讀憲檄添防之制。宜速議立。以便　題

覆夫今所宜更議者惟羅漢門郎嬌而已矣外此則移八里坌汛千總駐劄後壠爲半線淡水適中之地及添設文員諸事尚未衆行其餘俱經遵照憲檄於南路添下淡水營守備帶兵五百駐劄新園設岡山守備帶兵五百駐劄濁水溪埔扼羅漢門諸山出沒實徑北路添設半線守備一營帶兵五百居諸羅淡水之中上下控扼聯絡聲援以諸羅山守備駐劄笨港增兵二百名添設下加冬守備一營兵五百郡治添設城守遊擊一營兵八百與鎮標三營相埒再加羅漢門郎嬌各添設汛防兵三百則全臺共計增兵三千六百名較憲檄前指之數止多一百

但此三千六百之兵必須請
旨額外添設就內地各標營分額招募按班來臺如往例三年
一換然後內地不至空虛無顧子失母之病諸羅地方遼闊難
長不及應劃虎尾溪以上另設一縣駐劄半線管轄六七百里
鹿仔港雖口岸扼要離半線僅十五里不用再設巡檢將巡檢
設在淡水八里坌兼顧雞籠山後笨港設巡檢一員駐劄笨港
佳里興巡檢仍還佳里興駐劄管目加溜灣移典史歸諸羅縣
治南路鳳山營縣雖僻處海邊不如下埤頭孔道衝要然控扼
海口打狗眉螺諸港乃匪徒出沒要區當仍其舊不可移易添

設鳳山縣丞一員駐劄搭樓稽察阿猴林篤佳等處彈壓東南一帶山莊下淡水巡檢一員不許留郡仍令駐劄下淡水稽察淡水以南各莊及諸海口臺鳳諸各縣各練鄉壯五百名在外縣丞巡檢各練鄉壯三百名無事則散之隴畝有役則修我戈矛鄉自為首人自為兵此萬全之道也伏讀憲檄營伍操練宜勤虛冒舊弊宜除塘汛分防宜變通三者皆極切當時弊有兵不練與無兵同兵不能識將意將不能識兵情是謂烏合器不與手相習手不與心相應是謂生疎職每誠諭臺屬標營定以三六九日按期操演三令五申如臨大敵又為之捐造仗房槍

礮火藥以足其用其分防外汛之兵大汛每駐一二百人亦令如期操演查足器械塘兵專遞公文多人無益每塘止定三名小汛之兵不止數十人分作兩班赴就近大汛操演不許懶惰有操期不至者大汛記名逐月造册報查又不許無故擅離汛防凡有逃亡事故立即報移內地調補不許在臺招募一人以滋弊實違者条革其官務使地皆實兵兵皆可用前此虛冒名糧之弊盡行廓清獨將弁書識一項未能遵諭革絕蓋緣武人不學者多鮮有親操翰墨而兵馬錢糧文移册籍非可全憑口說且自古軍中字識名將不廢若用其人而不給其糧情理亦

未甚協。不揣愚悃。妄爲酌議。臺鎮中營遊擊。及各營守備應各予書識八名。外營遊擊各六名。千把總雖係微員。亦不可全無一字。應予書識各一名。水師副將十名。南北二路參將各予八名。總兵書辦十六名。使粗足備具文書。不至如從前胥濫將伙糧盡行禁革。可謂節嗇至矣。未審憲臺以爲有當否。臺地少馬。無以壯軍容。而資衝突。今擬鎮標三營。城守一營。各設馬兵六十名。南路北路二營。各設馬兵八十名。共該馬四百匹。即在添設三千六百兵額之內。請

旨配撥。先自內地帶馬來臺。以後撥人不撥馬。或有倒斃。方就

臺地孳生買補。時或孳生不足。亦向內地採買以來。則無苦累民番之處。伏讀憲檄。除奸務盡。附和倡亂之徒。非脅從可比。應將黨惡剿懲。黥其左面。同家屬押逐原籍。拘管稽查。復承列單開出名數。深得火烈民畏鮮死之義。臺綱久漏吞舟。民不知國法爲何物。安逸而思爲亂階。甫平而又圖復起。所以九月間舊社壓水港六加甸等處奸民。職等不敢不便宜行事。梟斬四五人。杖斃六七人。以定民心而固疆圉。今尚未及三閱月。復有石壁寮羅漢門一二亡命。布散流言。欲燃死灰。聚黨二十八人。遂豎旗爲孽。可笑可憐。可憎可恨。職等分遣搜捕。立獲爲首莿瓜

成蘇清高三、楊美、王敎、五人。現今整眾搜山。八面焚烈。務必盡絕根株。不留種類。除莿瓜成一名。係朱一貴僞國公。應解憲轅聽候

題達正法。其餘蘇清楊美及續獲諸賊。職等又將於軍前權行專擅。斧首梟衙。使萬民喪膽。東土永寧。其潛通奸匪。附和接濟之人。照憲檄處分。押回原籍。惟是黥面雖羞。畢竟一藥即去。似不如馘耳之不可復續。較便稽查。其五月間舊賊已散爲民者。非奉憲行。及他有所犯。概不問。及所以開更新之路。使安靜而不自危也。伏讀憲檄。要口設備。議建鹿耳門礮城。水陸分守。竊謂鹿耳礮城。止用修築。不必從新建造。蓋其港暗礁淺

沙渺茫紆險。非有顯然門戶。可以遵道而行。故須設立澄纓標記。指引迷途。毫釐偶差。立見虀粉。雖不建礮城。固亦未易入也。前此癸亥平臺。海潮驟漲。巨艦連艅並排而入。今夏大師進勦潮水亦高數尺。皆賴

朝廷洪福。海若效靈。遊魂喪魄。夫豈礮城之故哉。且臺賊多自內生。鮮由外至。倘賊來自外。則郡地兵將雲屯。百萬蒼黎。未易侵擾。若賊自內起。雖隆礮之城至於天。非徒無益。反爲漳泉內地之害。職等所見不廣。以爲因仍補葺。厥功已多。此刻物力困憊。俟他日另議可耳。臺地民番雜處。狼子野心。頑良參半。建築

城池。確不可易。前請暫開磚石事例。執事旣以爲難。而土城木城。又難成而不能經久。則亦末如之何耳。玆承憲檄。裁竹爲城。價廉工省。此亦因時制宜。不得不然之勢。謹即會同勘度。環萬壽亭暨牛墉。將文武衙署。兵民房屋。沿海行舖。俱爲包羅。種竹圍一周。護以荆棘。竹外留夾道寬三四丈。削莿桐插地。編爲藩籬。逢春發生。立見蒼茂。桐外開鑿濠塹。若臺地粉沙。無實土。淺則登時壅淤。深則遇雨崩陷。多費無益。止可略存其意。開濠廣深六七尺。種山蘇木濠內。枝堅刺密。又當一層障蔽。沿海竹桐不周之處。築灰牆出地五尺。高可蔽肩爲雉堞。便施槍礮。開東

西南北四門。建城樓四座。設橋以通來往。量築窩鋪十二座。以當礮臺。如物力不敷。城樓未建。植木柵爲門兩重。亦可暫蔽內外。茲會委署臺灣縣孫令。量明丈數。擇日興工。每十丈令設竹簽一桿。杙於地中。高五尺。廣三寸。編千字文爲號。即於某字號下寫管工某人姓名。照天地青黃次序。不許錯雜。統計全城共幾號。管工幾人。先造一册呈送。以便稽查。每丈需竹幾株。桐幾柯。濠幾工。每種竹一株。需錢幾文。插桐十柯。需錢幾文。開濠一丈。需錢幾文。舉一丈而全城價直瞭然胸中。不可欺誑。工有勤惰。按號稽查。竹有榮枯。按號栽補。可無彼此推卸。含混侵漁。三

年之後。叢生茂密。雖未及石城堅好。然亦已牢不可破矣。郡縣既有城池。兵防既已周密。哀鴻安宅。匪類革心。而後可施富教。而臺灣之患。又不在富而在教。興學校。重師儒。自郡邑以至鄉村。多設義學。延有品行者為師。朔望宣講

聖諭十六條。多方開導。家喻戶曉。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轉移士習民風。斯又今日之急務也。若夫征臺將弁。雖効微勞。俱是臣子分內當為之事。臺地員缺無幾。安能人人升擢。况蒙

憲恩格外獎勸。躁進爭心。未應不肖至此。何足煩寫臺諄諄遠念哉。職等狂言切直。總為地方起見。有懷欲達。煩冗不文。伏維

憲臺諒其心而恕其罪則幸甚。

論征臺壯丁停餉歸農書

伏承憲檄。以征臺千餘人。不在經制兵額之內。月糜糧餉。無處開銷。今地方事定。可即停止月糧。諭令回籍務農。無許留滯臺灣。或致生事。竊思此曹召募之初。原許給與名糧。遞入兵籍。俾出死力以建功名。上功題爲特用。中功輪補把總。餘皆編爲經制。如例拔擢隊目。是以壯丁感激。奮勇前驅。凡有戰陣。所向無敵。今地方事定。正論功行賞之秋。酌酒相慶。顧望功加部劄者。不知凡幾。一旦停止月糧。令回農畝。將無視爲空中霹靂。可驚

可愕之事乎。滿腔熱血。所望功名。捐軀命。冒鋒鏑。膏塗原野而弗顧。豈其志在一兵。柰何併一兵而革之。怨憤之氣。上干天和。嗟嘆之聲。心傷行路。如之何其可也。小人無知。嘵嘵有詞。謂事急欺我以出征。事平束我於高閣。昔許我官。今吝我權。人而無信。不知其可。鳥盡弓藏。復見今日。其惟有啞然憮然。實不知將何以對之。君子不可失信於民。況煌煌憲諭。墨瀋未乾。豈可遽自食言。授小輩以口實。灰軍前將士之心。塞將來得人死力之路。竊謂執事當必不然耳。海外反側之地。人衆至千。不可不爲隄防。使千餘人俛首遵命。覓舟配載。亦已駭人耳目。萬一掉臂

弗依勢難中止憚以兵威遂成變亂此曹昔在內地原皆亡命之徒所以招致軍前實爲潛消伏莽非僅欲得其死力出征以來一人當十十人當百倘令激變皆爲勁敵豈能以一鼓盡殲之哉其謂此千餘人萬不可棄棄此强兵實爲可惜況負失信之名自處艱難之地似不如仍留在伍汰內地各營老弱以補之爲

國家備有用之精卒爲營伍收得人之實效一舉數美望執事勿吝轉圜爲情詞急迫唐突尊威伏惟收回原檄俯賜中止恕罪恕罪

原評事急則藉人死力事平則束之高閣古今通病

請班師書

臺灣已經大定。軍士久役思歸。班師之期。再不容緩。臘月十四日守備葉應龍到臺。詢知粵省姚提軍改調廈門。不勝手額。既有金門黃總兵署理臺鎮。足資彈壓。新提軍又屢得人。東南半於磐石矣。此時山際廓清。南路阿猴林。北路大武壠。中路羅漢門等處。所有窟窠。俱已搜尋。焚山烈澤。寮棚燬盡。匪類逃散。湮滅無踪。雖王忠劉富生二人未獲。亦已狼狽顛連。無地逃生。旦暮就縛。此後或有妄報訛言。執事亦不必聽之矣。此間莠民困

多。而捕風生事獻諛要功之輩。更復不少。一紙入報。雷厲霆飛。非賊而加以賊名。無故移人之村落。驚疑四起。家家自危。此召亂之道也。其在此間。尚不自量。恃蒙執事之愛。每封還憲檄為民請命。皆荷仁恩寬大。終賜曲從。是以地方諸凡相安不覺。若某行後。誰復肯專擅任過。以攖大憲之逆鱗。依文行文。或至擾動不可收拾。敢期執事。將前後密差在臺採訪弁員悉為撤回。一切地方事宜。惟臺道府縣是問。彼職司民社。擔負在肩。治亂安危。事關切己。未必皆視同隔膜。不如差弁之盡心。且平日讀書明理。閱歷世務。未必俱皆暗昧。不如差弁之聰明。某不學無

術。竊謂鷹犬止可以獵狐兎。不宜他有所用。勿論此事把持不定。利欲薰心。所言未必皆實。即使矢念不欺。難保其爲人欺。惟執事加之意焉。新提軍歲內可至。其當躬趨赴厦交代兵符。不便久留臺中。致滋物議。請飭在厦舳艫星速來臺。配載班師。曷勝望切。

原評採訪以防壅蔽然亦多至悞事以可信任者少也

安得地方官皆能封還憲檄爲民請命哉

請寛楊姓株連書

伏讀憲檄林亨等一案。飭捕南北餘孼。及調遣水師兵丁策應。

具見去疾務盡若衷。但中間有於溝尾楊地方。督責楊姓窩藏叛逆者。落究出楊來。將楊族俱遷內地原籍安置等語。則職等竊有欲叅末議者。溝尾楊非他。即溝尾莊楊旭等一族是也。楊旭楊石楊雄聚族倡義。誘擒賊首朱一貴。翁飛虎。張阿三。王玉全等。方蒙賞賚。又欲擢用數人。補授弁職。此族豈肯復萌異志。窩頓楊來。設使楊來未死。亦必在內山深處。彼平居作賊害人。將竿首藁街。豈敢復出優游里社。此等奇貨。誰能忘情。欲浼兹者已多。欲獻功者亦復不少。而溝尾莊去諸羅邑治二十里。當孔道之衝。楊來母妹尚不敢安其居。逃匿他所。正月中旬正遍

處緝拿楊來母妹之日。而謂來安坐家中。與陳法相見。招集黨匪。莫過而問。有是理乎。賊口雌黃。此類甚多。雖不敢不信爲眞。密爲訪緝。亦不可遽信爲眞。輕激擾累。從來亂賊激夥。皆由此計。必誣指良民。飛殃煽禍。使黑白混淆。無地逃生。今日風傳欲拏某處。明日風傳欲勦某村。人心惶惑。厭畏官府。因有鋌而走險。墜其奸謀。此之不可不慮也。溝尾莊楊姓數百人聚居已久。室家婦子。相安耕鑿。今以莫須有之楊來之故。遂令闔族遷徙。棄而田疇。舍而廬舍。是無罪有功之民。流離失所於堯天舜日之下。作賊亦死。不作賊亦死。鳥窮則搏。獸窮則闘。勢必臨以兵

威將此數百人盡行誅滅而後可已竊恐誅滅此莊他莊又懼誅滅以訛傳訛將安所屆刻下三林竹仔脚兩案大盜未能悉數擒獲埔姜林水沙連大湖臺灣山後諸說正在傳疑未能徹底廓清鎮靜密訪則以次就縛如捕雞豚發摘過急則驚疑四起必生他變職等受恩深厚不敢不竭狂瞽之言惟祈垂諒採納以安全臺人心裨益非淺鮮耳職雖庸駑然於地方之事日夜廢寢忘餐並無甯刻深山窮谷開闢以來人跡不到之地尚欲以番通番深入搜求冀得擒獲逸賊淨盡根株況在郊關之內通衢大道之中苟眞有窩匿楊來及王忠等類之處斷無敢

掩耳閉目聽其安然自在致費憲心遠慮之理伏惟察照俯賜

中止地方幸甚

原評原情按事審勢度理無一不周天下豈有寃民乎

不識諱忌欲言則言非如此不能動聽

復呂撫軍論生番書

望後二日接讀教言悵悵地方心焉識之臺中奸宄變幻百出雖厚集儀臨尚恐不足鎮壓邪心若移鎮澎島往來巡視謂可安靖地方則仰賴

聖天子威靈士民福命外此全無可恃之處也生番殺人臺中

常事此輩雖有人形全無人理穿林飛箐如鳥獸猿猴撫之不能馴之不忍則亦末如之何矣惟有於出沒要隘必經之途遊巡設伏大張礮火虛示吾威使彼畏懼而不敢出耳然此皆由於地廣人稀不闢不聚之故非因侵擾而然蓋生番所行之處必林木叢茂荊榛蕪穢可以藏身遇田園平埔則縮首而返不敢走過其殺人割截首級烹剝去皮肉飾髑髏以金誇耀其眾眾遂推為雄長野性固然與民人墾畝採樵生聚全無干涉亦無熟番仇殺推諉生番之事某已准提軍咨移特遣前營遊擊帶兵百人前往會同營縣設法防閑或可稍為斂戢究未有長

策也然則將何以治之曰以殺止殺以番和番征之使畏撫之使順闢其土而聚我民焉害將自息久之生番化熟又久之爲戶口貢賦之區矣但畫界避番之議方起此說且存而勿論可也

原評威之使畏然後可以施恩制之有方然後可以向化馭番之法無過於此

請行保甲責成鄉長書

臺屬遼闊已極臺民不馴特甚皆內地作奸犯科逋逃萃止對心鼠性隨處欲張適者北路地方竊劫頻聞涓涓之勢漸不可

長若防汛照管不周。眞有顧此遺彼之患。兼班兵自遠新來。且匪情形路徑要害皆生疎。弗能熟悉。延建汀邵福興福甯兵丁。言語不同。不能細偵察訪。如枘鑿方員之不相入。卽有二千協防。尚不足供措置。況又有掣回之憂。茫茫千里。星星塘汛。勿論移鎭澎湖必致覆餗。卽駐臺亦難高枕而卧也。某夙夜兢兢。惟恐有辜

朝廷付託之重。負知己培植之恩。實切悚惶。所望二三賢能文職振奮精神。以實心行保甲之實政。家家戶戶。自爲清革。使盜賊無自而生。聯絡聲援。守望相助。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

尾則首應使盜賊無託足之地雖不設立官兵亦何不可但今保甲之法久已視爲具文虛應故事莫肯實心辦理而署事各官又皆有五日京兆推諉後人意眞末如之何也團練鄉兵亦是靖盜一法憲臺以其亂後强悍成性欲仁漸義摩納之禮讓之中誠爲移風易俗要道但今盜賊衆多不可不先爲剔刮鄙人愚見以爲作賊可以欺官不可欺民能避巡兵不能避鄉里莫若因其勢而防範之就各縣各鄉僉舉一幹練勤謹有身家顧惜廉恥之人使爲鄉長就其所轄數鄉家喻户曉聯守望相助之心給之遊兵以供奔走使令之役如有一家被盜則前後

左右各家齊出救援。堵截各處要口。務必協力擒獲。又設大鄉總一二人。統轄各鄉長。督率稽查。專其責成。鄉長有生事擾民。縱容奸匪。緝捕不力。救護不齊等弊。大鄉總稽察報查。如有失察。一體同罪。是雖無鄉兵之名。而衆志成城。不啻有鄉兵之實。今擬臺灣中路設鄉長六名。南路鳳山設鄉長八名。每縣各立大鄉總一名統轄之。北路諸羅設鄉長十二名。立大鄉總二名分轄之。每鄉長一名。准給養遊兵四名。大鄉總一名。給外委千把總銜劄。以榮其身。准給養遊兵十名。其遊兵名糧。每月銀一兩。米三斗。就官莊內支給。以爲贍養之資。計三縣遊兵一百四十

四名每月支銀一百四十四兩米四十三石二斗三縣鄉長共二十六名大鄉總四名應給養廉多少寔量酌量定奪伊等工食既皆仰給於官則與官兵一例文武均行約束調遣無敢不從凡地方有竊刼盜賊就各鄉長跟要限期緝獲解官究處請限不獲拘鄉長正身重懲大鄉總記大過一次凡盜賊不能緝獲至三次者鄉長責革大鄉總追銷外委職牌以示懲勸雖月糧似覺傷重但爲地方之利自不得顧惜小費欲行節省則每名每月銀七錢五錢亦可米三斗不易也無月糧則彼將生事擾民以爲食非徒無益爲害更大且天下亦無枵腹而爲人辦

事之理。必有以資其養廉。方可責以清操。大鄉總能幹練辦公勤謹三年無過犯。有綏靖地方實蹟。量行擢用。以示鼓勵。其庸陋無知。總爲地方念切。廷議既不肯添兵。不得已而思以人治人之道。任用得人。便可不勞而理。不知憲臺爲何如也。

請權行團練書

凡事有經有權。似當隨時變通。難膠一定。業讀憲檄。妥辦地方事宜。有團練鄉勇。在臺地萬不可行。宜興保甲之法。以鄉約義學柔和其心性。此誠移風易俗要道。某拳拳服膺。日勤文職實力作興之矣。但臺民錮蔽已深。犯亂成習。一時未能盡化。每有

亡命之徒。時作死灰復燃之想。邇者林亨李成陳法等倡亂於南嵌。煙招訪山際餘孽。散竄於北。雖經次第就擒。奸謀潰敗。搜捕山窩。掃清遁藪。不意三林地方。復有焚汛奪舟之變。隨遣舟師出洋。多方追緝。復發陸兵前往三林協防。以壯聲勢。乃初九夜竹仔脚地方。復有賊殺塘兵之事。據守備劉錫報稱。風聞奸匪百人。旗幟甚多。又諸羅令稟稱。賊夥在八槳溪小溪洲拜旗而行。搶殺塘汛。某一面調遣官兵。圍搜堵截勦捕。一面差人密訪。則竹仔脚塘人烟聚集。左右共數百家。去歲杜君英過此尚須向民假邀。決非小賊所敢輕造之區。而汛塘左右店鋪。布

疋貨物並無搶奪一件亦無戕傷一人獨殺兵丁可疑殊甚旗幟多人之說止據本莊如此傳聞訪之他社皆云未見此可知賊不在遠也果有聚衆拜旗搶殺塘汛則放肆披猖非同小可此等作何聚集從何而來鄉民豈無知覺並不先事首報及報塘兵亦無莊鄰救護即曰買夜衆寡不敵獨不可尾追蹤跡窺伺去處以報官兵擒捕此可知人心渙散之故也夫作賊難欺鄉里況嘯聚殺人是何等事所以不敢救護者皆畏獲戾盜賊暮夜尋仇或如塘兵見殺或以茅舍供賊人之一炬是以坐視恣行莫懷守望相助之心未經約束團練勢孤心怯之故也遣

地二千餘里。即如去歲憲議添設營汛，尚虞地廣兵單，有鞭長不及馬腹之患。乃兵不增而反減，營不增而反裁，較之未亂之先單弱更甚，可不為寒心乎。今郡治雖有協防兵二千人，足供調遣。然計南路下淡水、岡山分兵四百有奇，北路下加冬、半線又分去四百。近者遊擊林秀、都司閆威、署把總林時葉、張天寶、陳雲奇先後帶兵協防北路，又分去六百有奇。在郡所存防兵及裁營候補之眾不過千人。經制各營又多分守汛地，存營無幾。府治關係重大，未可遽云兵力有餘也。某不敏，以為當今之情，宜急訓練鄉壯，聯絡村社，以補兵防之所不周。家家戶戶無

事皆農。有事皆兵。使盜賊無容身之地。所謂急則治其標。不可須臾緩者也。星星之火。或致燎原。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此時添兵不可增營不可。坐觀其敝。後悔何及。鄙人不識時務。權爲擅專。會商道府檄縣暫行聯絡鄉壯之法。以固人心。早晚逸賊盡獲。地方大定。卽爲撤去。仍行鄉約化導。設義學以敎誨之。不知憲臺以爲何如。重洋遠隔。請示維艱。總爲奠安疆圉起見。許我罪我。均罔敢辭。

論臺中時事書

臺中時事有大可慮者三。米貴兵單。各官窮蹙。政務廢弛而又

將有移鎮澎湖之舉。是合之而四矣。邇日斗米價錢三百。某不自度量。移檄道府。借動倉穀三萬石。減價平糶。當事者難之。某以民心皇皇。不可遲緩。倘上臺督責。則某一人獨償。於是道府發奮。共肩其任。已經舉行。民情稍慰。併檄諸羅令開倉。勸莊戶出陳易新。嚴禁囤積。及商船透越諸弊。北路訛言未息。諸羅營縣請兵協防。隨遣把總林時葉陳雲奇張天寶領兵三百。於是月初三日協防去矣。北路地方千里。深山曠野。處處賊窠。即再添設一營。尚苦鞭長不及。今一兵不增。又欲調離其鎮於數百里海外之澎湖。是直委而去之。豈但如累卵之危乎。此時移鎮

未行。又有協防兵二千。足資調遣。然外九莊笨港以上。盜賊頻聞。皆距汛防寫遠。巡察不及。加以野番出沒。亦須防閑。秋成尚早。人心易動。種種情形。已如抱火。復慮協防之兵。尚非長久之計。恐議者謂臺平無事。可以撤回。則蕉頭爛額。將有大不可言。邇者臺地各官。多以五日京兆。不肯盡心竭力。任地方安危之寄。高守不敢思歸。又以戰船賠累。惟無米之炊是急。心灰氣隋。以脫然廢棄為幸。何能得有餘力。整頓地方。臺道各縣強忍不敢言貧。九營將弁。人人有救口不贍之嘆。此真孤掌難鳴。一事不可為之秋也。夫官人於遐荒異域。而絕其養廉之資。使枵腹

為
國家辦事。幸時際隆平。不過空乏其身。脫有一方蠢動。呼應益
靈。惟有坐以待斃而已矣。鄙意前人官莊。宜酌量大小衙門。留
還少許。俾足養廉之用。略加饒裕。以備不虞。今悉數歸公。使營
官窮蹙至此。豈所謂地方之福乎。
國家四海之富。不在區區增益數萬之銀錢。一旦有悞封疆。即
費百萬之錢糧而不足。及今檄令開墾。如北路林璞埔竹塹埔
可闢良田十數萬畝。即於此內再創官莊。尚可補救將來。免生
番殺人之患。而執事又有劃界避番之說。則亦末如之何矣。鳳

山令不肯植柵爲城。亦以巧欺藉口。某於道府之前。痛切言之。已許可矣。此雖小事。但營縣無遮攔。如人家無門戶。行道皆得胠篋而去。折柳樊圃。足禦狂夫。未可以爲微而忽之也。某小才任重。時事關心。苦無將伯之助。非孜孜爲地方各官謀口腹身家之計。又未知移澎一節。雖經提軍入告。可得挽回與否。目前艱鉅雖逭。勉不敢告勞。移澎之後。天各一方。此間治亂情由。非某所能逆料矣。言詞絮聒。繁冗無緒。惟執事之急爲維持之也。

論擒獲奸匪便宜書

臺民喜亂。如撲燈之蛾。死者在前。投者不已。其亦可憐甚矣。前

月遣兵搜捕北埔寮諸山及諸羅縣令北路將弁差委員弁人等先後擒獲劇賊李慶黃潛蘇素等四十餘人。本擬即於軍前舉首衆街。以儆無賴。道府以地方既平。欲行善事。效古人死中求生得情哀矜之意。備敘供由。解回內地。臬司審擬分別正法。某以爲非靖亂之道。但意在文武和衷。不得不委曲從衆。竊心疑此間莠民將有輕視法網謂叛逆可以從寬。未妨復嘗試者。兩月以來。夜不能寐。密差弁員四處偵訪。果有奸民鄭任緯號集燒珠。布散訛言。招集亡命。謀於六月初一夜豎旗縱火燒文武衙署。抄掠市肆。是日大雨連宵。各自散逃。某聞知捕治。併

其黨蕭興祖李柯等供認不諱。復會委臺灣令周鍾瑄。搜捕鄭任家窩黨。獲其檔冊。會同道府質訊。則冊中開列偽爵人數黨羽數萬人。一時百姓旁觀。多有駭愕狀。周令恐牽連者衆。民心驚惶。密白道府將偽冊當堂焚燬。某大敬服其能。即令燒去。鄭任等情罪既確。死有餘辜。立斃之庭。以彰國法。以快人心。從此匪類廓清。諒無復作孽求死者矣。但副將徐左桂已經至臺。某當道

旨赴澎湖駐劄。既行之後。則非所知。應否諭令徐副將凡事少加斷決。不必拘牽文義。以長奸頑。則在執事稍假之便宜。非某

所敢饒舌也

諭閩粵民人

鄭章毆死賴君奏賴以槐按問抵償爾汝等漳泉百姓以鄭章兄弟眷屬被殺被辱復仇爲義鄉情繾綣共憐其死本鎮豈非漳人豈無桑梓之念道府爲民父母豈忍鄭章無辜受屈但賴君奏賴以槐果有殺害兄弟家屬應告官究償無擅自撲殺之理乃文武衙門未見鄭章告愬而賴家兩命忽遭兇手雖欲以復仇之義相寬不可得已况賴君奏等建立大清旗號以拒朱一貴諸賊乃

朝廷義民。非聚衆為盜者比。鄭章擅殺義民。律以國法。罪在不赦。汝等漳泉百姓。但知漳泉是親。客莊居民。又但知客民是親。自本鎮道府視之。則均是臺灣百姓。均是治下子民。有善必賞。有惡必誅。未嘗有輕重厚薄之異。即在汝等客民。與漳泉各處之人。同自內地出來。同屬天涯海外離鄉背井之客。為貧所驅。彼此同痛。幸得同居一郡。正宜相愛相親。何苦無故妄生嫌隙。以致相仇相怨。互相戕賊。本鎮每念及此。輒為汝等寒心。今與汝民約。從前之事。盡付東流。一概勿論。以後不許再分黨羽。再尋仇釁。各釋前怨。共敦新好。為盛世之良民。或有言語爭競。則

投明鄉保耆老據理勸息庶幾興仁興讓之風敢有攘奪鬪毆負嵎肆橫本鎮執法創懲決不一毫假借其或操戈動衆相攻殺者以謀逆論罪鄉保耆老管事人等一併從重究處汝等縱無良心甯獨不畏刑戮本鎮以殺止殺無非爲汝等綏靖地方使各安生樂業速宜凜遵無貽後悔

原評先以情理國法開示使之曉然明白中間純是言情以動其固有之良心末後威之以法以絕其蟠結之妄念開誠布公焉得不令人心服

紀臺灣山後崇爻八社

北路擒賊黃來混稱臺灣山後尚有餘孽三千人皆長髮執械屯聚山窩耕田食力明知其謬亦遣弁員往視之併記其地理情狀以來雖未可信其確無訛然亦足跡不到之一圖籍也山後有崇爻八社（康熙三十四年賴村等招撫歸附原是九社因水輦一社數年前遭疫沒盡今盧無人是以只有八社）東跨汪洋大海在崇山峻嶺之中其間密箐深林巖溪窮谷高峯萬疊道路不通土番分族八社曰筠椰椰曰斗難曰竹腳宜曰薄薄為上四社曰芝武蘭曰機密曰貓丹曰丹朗為下四社八社之番黑齒紋身野居草食皮衣革帶不種桑田其地所產有鹿麂野黍薯芋之屬番人終歲倚賴他無有焉自古以

來人跡不到。康熙三十二年有陳文林俶等商船。遭風飄至其處住居經年。略知番語。始能悉其港道。於是大雞籠通事賴科潘冬等。前往招撫。遂皆嚮化。附阿里山輸餉（八社與阿里山社合輸餉銀一百五十五兩二錢三分二釐）每歲贌社之人。用小舟裝載布烟鹽糖鍋釜農具往與貿易。番以鹿脯筋皮市之。皆以物交物。不用銀錢。一年止一往返云。其郡治水程。由安平鎮大港出口。沿海邊而行。喜西北風。歷鳳山、打狗、西溪、東港、大崑麓、加六堂、風港、郎嬌。至沙馬磯頭。水道一十二更。又向東轉行山背。當用南風。過蟒卒、老佛、大紫高、蕭馬榭、卑南覓山外。水道十更。復至薄薄、辦社水道三更。

此皆鳳山縣界也。沿海北向直至崇爻之石門港。乙水道九更。港內溪灘水急，須待天清氣朗，風平浪靜。用土番牽纜上灘。入於大溪寫灣。而大舟不得達焉。於是由山道灣進芝武蘭。又三百里至機密。又九十里至猫丹。五十餘里至丹朗。四社熟番共二百四十餘家。（就撫附納餉者言）則近水沙連內山矣。至欲往上四社。須從原路復出下灘。往北駕駛水道二更。方至筠椰椰社。二十餘里至斗難社。又四十餘里至竹脚宣。又二十餘里至薄薄社。四社熟番。共二百三十餘家。其生番散處深谷。不受教化者。則不得而考矣。東北山外悉皆大海。又當從水道沿山歷哆囉猴

猴始到蛤仔難。蛤仔難三十六社三貂山雞籠相近與水道二十一更。南路船無有過者。惟淡水社船由大雞籠三貂而至云。嗟乎天下事非躬親目覩。未免揣籥疑鐘。今茲所云豈可盡信。水道太遠。不無虛張。但山後險阻。情勢大畧。不過如此。與余平昔所聞。十九脗合。則姑存其論可也。曩者南路掄賊鄭固亦稱王忠逃匿山後大湖。有黨千人。經遣弁齎檄往卑南覔諭大土官文結鼓舞七十二社土番。過山搜捕。並無逸賊。及漢人踪跡。惟崇爻八社未至。今崇爻以內如此。奸匪安得有容身之地乎。但臺灣海外巖疆。五方雜處。雖時際隆平。不能保百年無事。將來匪類竊竄。必以

山後爲避兵之所。當局者識之

粤中風聞臺灣事論

連日風聞臺灣復有小警。北路土番作孽。南路客子豎旗同謀拒敵官兵。此異事也。南北路相去遙遠。民番情性不相聯屬。何以北路土番不軌。而南路客子即肯豎旗遥應。或者趁釁之處不在土番而在北路客子。所以南路豎旗似因北路官兵討逆。未先慰安無罪。訛傳惶惑之所致也。臺灣土番有生熟二種。其深居內山未服教化者爲生番。皆以鹿皮蔽體。耕山食芋。弓矢鏢鎗。是其所長。但止能穿林飛箐。暗射殺人。不敢公然出至平

地與官兵對敵且性畏礮火轟然一聲抱頭遠遁此生番之不足爲慮也其雜居平地遵法服役者爲熟番相安耕鑿與民無異惟長髮剪髮穿耳刺嘴服飾之類有不同耳雖矢鏢便利而各社言語不通里門之外視若秦越非有漢民指揮廹嚇其勢亦離而不合但除去莠民一振軍威則番害自息此熟番之不足爲慮也廣東惠潮人民在臺種地傭工謂之客子所居莊曰客莊人衆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時聞強悍然其志在力田謀生不敢稍萌異念往往渡禁稍寬皆於歲終賣穀還粤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爲常辛丑朱一貴作亂南路客子團結

鄉壯奉
大清皇帝萬歲牌。與賊拒戰。蒙賜義兵銀兩。功加職銜。墨瀋未乾。豈肯自爲叛亂。愚意北路起釁。必係一二無知客子。作奸拒捕。自料法網難逃。誑誘土番混擾。分罪造出盡勦客子之謠言傳播煽惑。使在臺客子畏死惶亂。羣相響應。是以南路無知有豎旗同謀之舉。但當開誠布公。慰諭無辜客民。各安生業。止戮罪首附和之人。以儆將來。其餘並免株連。不必自懷疑畏。竊計臺平以來。方經十載。瘡痍甫起。旣非作亂之日。況當
國威方盛。武備正強。

皇上深仁厚澤淪浹人心。極島遐荒。感激愛戴。雖在至愚不肖亦無忍爲從叛之理。不過二三莠民。食飽福薄。自尋死路。此輩惟俟竿首藁街。其他何能爲哉。今在臺文武各官。出兵剿捕。苟稍假以便宜。勿拘牽文義。過爲掣肘。旬日之內。自可立見撲平。按法行誅。一勞永逸。不足煩

當宁遠念也。惟是海外嚴疆。五方雜處。狼子野心。賢愚參半。似不可無善後之策。曲突徙薪。綢繆未雨。亦昇平所不廢乎。有留心經理。前席顧問者。請正冠肅容。爲之談笑而道之。

論海洋弭捕盜賊書

國家東南環海萬里汪洋。舟楫利涉。爲民生之大利。其間宵匪潛伏。出沒行劫。亦爲方隅之隱憂。盛京一帶灣岸。向來爲洋盜避風之所。今旅順口水師。足資彈壓。山東洋面冷落。非賊所戀。一年之間。不過偶一二至。江浙閩廣則自二三月至九月皆盜艘劫掠之時。今天下太平。非有所謂巨賊。不過一二無賴饑寒逼身。犯法潛逃。寄口腹於烟波浩蕩之際。而往往不能廓清。歲爲商民之患。則以商船不能禦敵。而哨船不能遇賊之故也。原賊之起。其初甚微。止一二人。密約三五人。潛至港口。窺伺小艇附岸。徑跳登舟。露刃脅舟人。駕出外港。遇有略大之漁船則

詐稱買魚。又跳而上。再集匪類至十餘人。便敢公然行刦。此粵東所謂踏斗者也。出遇商船。則亂流以截之。稍近則大呼落帆。商自度無礮火軍械。不能禦敵。又船身重滯。難以走脫。聞聲落帆。惟恐稍緩。相顧屏息。俟賊登舟。綑縶賊或收其財物。將船放回。或連船刦駕他往。雖不願從。亦暫相依。以其旦夕刦掠。一入其黨。則與之化。日久日多。遂分爲一二船。勢漸以大。此等小輩無他伎倆。但使商船勿即惶恐下帆。又有礮械可以禦敵。賊亦何能爲乎。愚以爲商船皆有身家。斷不敢思爲匪。以自喪其身家性命。而且一船下水。必有族鄰鄉保具結。地方官查驗烙號。

給與護船牌照。方敢出外。貿易。此等有根有據之人。豈不可信。而必禁攜鎗礮。使拱手聽命於賊。若以族鄰保結不足憑。則不應給與牌照。既可給與牌照。則可聽其隨帶防船器械。倘得請旨勿爲拘牽。弛商船軍器之禁。則不出數月。洋盜盡爲餓殍。未有不散夥回家者也。哨船之不能遇賊。皆謂萬頃淼茫。從何捕起。風濤險惡。性命可虞。不知賊船在近不在遠。沿邊島澚偏僻可以停泊之區。時往搜捕。百不失一。蓋彼雖名爲賊。未嘗不自愛其生。陡遇颶風。未嘗不自憂覆溺。各省匪類。性雖不同。然皆必有垵埠可避颱颶。乃能徐俟商船之往來。必待天朗氣和。乃

敢駕駛出洋以行劫其貪生惜死之心同其哨緝之方堵截之候無不同也向來各省巡哨實心者少閩海經臺灣變亂有懲羹吹虀之思稍異從前積習其他不過奉行故事而已每欲出巡必預張聲勢揚旂徐行一二月未離江干又於船中旦暮鼓樂舉礮作威是何異呼賊船而使之避也若夫巡哨官兵密坐商船以出勿張旗幟勿鼓樂舉礮作威逼賊船嚮邇可追即追不可則佯為避避之狀以堅其來挽舵爭據上風上風一得賊已在我胯下我則橫逼賊船如魚比目並肩不離順風施放礮火百發百中兩船既合火罐火藥桶一齊拋擊雖百賊亦可擒

也。所有銀錢貨物。盡賞士卒。勿許將弁自私自利。首功兵丁。拔補把總。將弁以次陞遷。無得搶抓。則將士之功名財利。俱在賊船。將不遑寢食。以思出哨也。抑愚聞在洋之盜。十犯九廣。則弭盜之法。尤宜加意於粤東。粤俗悍鷙貪殘。不必財物豐多。但殺一人。可得銀五錢。則欣然以爲勝屠一豕。自潮州沿海而下。千有餘里。半以攘奪爲生涯。水務習熟。往來如飛。而廣惠肇高。深山聚處之民。往往集眾操戈。載大轟以出。剽掠富商大賈。地方官不敢過問。或家人衙役爲其所擒。黥面截耳。亦佯爲不知而姑息焉。彼此相蒙。幸免盜案參罰。將來流毒。不知其何所屆。此

則杞人之隱憂。詎可以其天涯絕域。置爲荒遠而不足介意哉。海洋相通。無此疆彼界之殊。朝粵暮閩。半月之間。可以周歷七省。防範驅除。萬難稍緩。愚所以敢抒狂臆。願與七省商民慶萬里澄波之頌也。

與荆璞家兄論鎮守南澳事宜書

南澳爲閩廣要衝。賊艘上下所必經之地。三四月東南風盛。粵中奸民。哨聚駕駛。從南澳入閩。縱橫洋面。截劫商船。由外浯嶼料羅烏紗而上。出烽火流江而入於浙。八九月西北風起。則捲帆順溜。剽掠而下。由南澳入粵。劫獲金錢貨物。多者各回家營

運卒歲。謂之散斗。刦少無所利者。則汎舟順流。避風於高州海南等處。來歲二三月。土婆湧起。南方不能容。則仍駕駛北上。由南澚入閩。所以南澚一鎮。爲天南第一重地。是閩粵兩省門户也。鎮南之法。以搜捕賊艘爲先。今承平日久。將卒疲玩。大帥養尊處優。不肯輕身出海。將弁奉命巡哨。泊船近岸。沈湎樗蒱。以爲娛樂。遷延期滿。揚帆回汛。賊影連䑸刦掠。莫過而問。或上命督責。不得已稍稍出洋。則大張聲勢。揚旆徐行。又於舟中旦暮鼓樂。舉礮作威。惟恐賊船不知遠避。賊亦若相體諒。不來衝突。自於他處行刦。俄而失事之處。偶屬他鎮地方。則此鎮自相慶

賀。以為賊不敢犯吾境。是則今日沿海水師之通病也。吾兄前在溫州威望素著。搜捕賊船。如探囊取物。海島亡命之徒。望風遠遁。浙江提督吳公。總制覺羅滿公。僉謂兩省將才。無出兄右。

皇上眷兄勞績。一年之中超遷大鎮。又使官於家鄉。晝錦殊榮。則所以上報

國恩下酬知己。增宗族鄉黨之光。必有其道矣。凡人困抑下位。每不憚艱難險阻。思建功名。及功名既成。身家為重。無論追風逐濤。出入水天茫淼之中。非其所肯。即求一二留心海務督責將弁。亦難言之。蓋富貴之氣。移人最深。養尊處優。盡改前轍。固

其宜也。上偷安則下怠惰。營伍廢弛。則士卒弱。將帥素尸。則盜賊恣。自古及今。必然之理。前人有言曰。官怠於宦成。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顧兄無以開府滿盈。常如新進之日。抖擻精神。勤勞哨緝。一洗向來鎮弁積玩逡巡畏縮之習。夫昇平小醜。有何難治。海洋雖寬。得其要如一室耳。去接賊之人。賊勢自然窮蹙。練兵丁。選死士。精器械。愼機密。搜醜類而殲之。治其標也。平日恩威並濟。必有大服軍士之心。雖使赴湯蹈火。亦無所避。又當知弭盜之源。在乎民風士習。課農桑。修學校。以養以教。自然不為盜賊。治其本也。鼎元不敏。敢抒管見。略陳數事。先民有言。

詗於舟蒐。惟吾兄察之。

一哨船之接濟宜察也。匪類逃竄外洋。非能不食而操舟。徒手而行劫。由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糧米食物。然後能久延。濟以火藥軍器。然後敢敵殺。論者多歸咎漁船。不知漁船所帶糧米斗石。能濟幾何。火藥軍器犯禁之物。惟哨船可以攜之。向來南澳地方。皆守港哨船接濟。如東隴港、南洋港、漳林港、海澄港、沙汕頭、海山、柘林、井洲各處哨船、無一不接濟者。而東隴海山南洋三處爲尤甚。每豬十隻價近百金。米十石價五六十金。火藥鳥鎗籐牌軍器。價皆

十倍。潮人謂坐港之利。勝於通番。此之謂也。夫民船犯禁。
官兵可緝。官船犯禁。孰敢攖鋒。是在鎮主留心稽察。無使
復蹈前轍。海孽之肅清。思過半矣。

一兵丁之老弱宜換也。 國家糜費金錢。養一兵必得一兵
之用。而將官蔭空糧。老弱充軍數。可用者幾何。瀕海之兵。
老弱參半。膏粱子弟。厠身行伍。生事賭博。逃避差徭。此之
不可不汰也。然沿襲既久。驟行裁革。未免怨聲沸騰。有請
刻之議。鄙意老弱之兵。及病船不能衝風破浪者。皆另造
名冊。准舉餘丁自代。并不必問其爲真餘丁假餘丁。但人

材精壯。武藝高強。則補之。一舉不佳則再。再舉不佳則三。三舉而不中用則除之。官自招募勇敢强力之人。以補其缺。勿於此中取利焉。則兵皆精兵。無虛冒名糧之弊。而又於每月三六九期勤行操演。考其技能工拙而賞罰之。使兵識將意。將識兵情。屹然爲一方雄鎮。知所向之無敵也。

一親隨之精銳宜選也。雖有猛虎。無爪牙不威。雖有名將。無左右不雄。況殺敵重事。苟無心腹親軍死生不離者哉。鄙意精兵既選練精壯。又於精壯中拔其武勇超羣才能出衆者。約三百人爲巡哨親軍。特加優恤。每出洋則與之俱。

又於三百人中。擇其武藝尤精。敢死不二心之士。約五六十人爲親隨。待以心腹。休戚相關。遇有把總缺出。量才拔補。以鼓勵之。擒獲賊船。有金銀貨物。按其多寡均分之。凡隨行出哨之人。共沾其惠。切不可自私自利。有臨陣餘力功在衆上者。倍加優賞。遇缺先補。則敢死之軍。勇氣無敵一遇賊船。如鷹攫兎。功名財利。總在此中。皆將翹首跂足惟恐鎭主之不出哨也。

一哨船之軍器宜審也。北人乘馬。專以弓矢見長。南人乘舟角逐於烟波浩蕩之際。當其相距遼濶。則弓矢無所用之。

及兩船既交一人能發幾矢一矢能傷幾何則莫若礮火之為功大也鄙意哨船軍器專用鳥鎗鹿銃連環子母西瓜等礮噴天筒火鏟火箭佐以單刀藤牌長鎗大鉤而其餘可一概不用約畧一船中為礮火者十之七為刀鎗者十之三賊雖有艨艟巨艦不能當官軍礮火重疊惟俛首就擒耳倘欲用弩必取諸弩而尋常之弩又不堪用必依諸葛武侯遺法作連環弩上有方箭箭分十道中藏百箭二人挽之觸機自發一發十矢隨發隨挽矢復自出每船安置十弩則瞬息發矢千計一飯之頃萬矢連環雖有剛

賊。無所逃避。此亦舟中之長技也。

一巡哨之踪跡宜密也。兵法有奇正。賊勢有大小。出其不意。敵乃可致。往者游魂猖獗。賊首三十二等。百十連綜聚泊大來蕪小來蕪等處。明目張膽。受千把總餽獻而不辭。哨船之出。非所畏也。今所謂賊。不過無賴之輩。饑寒逼身三五成羣。踏斗而出。遇船小人弱。則奪而駕之。因其舵水糧食。湊集匪類。所奪船漸大。然後敢公然行劫。其為賊也有限。其窺伺在商船貨貝財帛衣糧。又必孤行靜探。乃肆其侮。非立意與官兵哨船為敵者也。見商船則趨。見哨船則

避。哨船輕而浮其行速。商船重而滯其行遲。哨船旗幟飛揚。牌刀高掛。商船無之。此賊所能辨也。鄙意哨船之出。當如商船行徑。勿張旗幟。勿掛牌刀。多運小石壓載。以疑貨物。有急可當軍器。行莫連船。但度策應所可及。若斷若續。遇賊船對敵。然後舉大礮爲號。衆哨齊集。堵截環攻。擒賊獲船。百不失一。若夫妝點軍容。張揚聲勢。是呼賊船使之避耳。非眞心捉賊者也。

一馭下之恩威宜兼濟也。體恤不周。則軍心怨望。號令不嚴則將權不振。今之爲帥者意在立威。則巍然自尊大。視士

卒死生若秦越之肥瘠。微疵細過。鞭撻無常。左右惴惴。心悸膽裂。此刻薄寡恩。衆心離散。不可以見敵者也。其矯爲大度。已荒則廢弛營伍。兵驕而不能戰。將悍而不能制。法令不行。朝三暮四。此又當場木偶。徒有人形而無生氣者也。御兵之法。莫大乎體貼人情。爲之設身處地。饑寒疾苦。痛癢相關。婚姻死喪。酌量周卹。上下相親。如手足心腹之不可離。至於法令一出。泰山不移。敢有犯者。雖親無赦。若穰苴違命而斬莊賈。孔明揮淚而斬馬謖。使軍士凜然知軍法之不可犯。故令無不行。禁無不止。三軍之士。懷德畏

威。此服心之上計也。

一島嶼之蒼黎宜恤也。用兵之道。安民爲先。弭盜之源。撫民爲本。南灣僻處海中。居民鮮少。兼地界兩省。有司政教之所不及。則鎮主營弁。實民父母也。兵丁恃黨驕恣。未免欺制小民。民怨鎮主而不伸。則無能伸之地。攖怒積怨。爲害無己。故約兵貴嚴。待民貴寬。不使强凌弱。衆暴寡。是則兵民一體之意也。凡舉動必順民情。不則去之。有盜竊則爲嚴緝重懲。有奸棍則爲革逐出境。米價騰貴。運載平糶。雨暘不節。齋戒禱祈。又以春秋巡行阡陌。課農桑。擇其勤者

而勵之悅色和顏。如家人婦子之相親切。又於每月朔望。集諸生鄉耆公所。宣講
聖諭十六條。使兵民共聽。咸知爲善之樂。且曉然於
聖天子軫念民生。諄諄然教誨之意。而相戒相勉。不敢作奸犯科。亦經理海疆之要務。使民無盜之原也。

一澎城之學校宜興也。雖在海外。不廢詩書。雖有戈矛必興禮樂。孟子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則知教化之興亦武備之根本也。南澳海島荒陬。無郡縣官司。古未立學。迺日人文駸駸乎起矣。前鎮周公。特於澎城建立義學。文

廟祀　至聖先師。捐衙門舊規水利。每歲百金之入。爲春秋丁祭延師修脯之資。既已勒牌刻石。昭垂來祀。未竟厥施。中途奄没。此南澳士民所深惜也。署鎮弗紹前修。仍將祀業入己。輿論嘖之。鄙意以爲義學宜興。學舍宜廣。祭祀之費。膏火之資。宜續捐增益。春秋丁祭。宜親臨釋奠。萃闔澳諸生及兵民子弟之秀者。咸令入學。延漳潮間名士之學行兼優。才品出衆者一人。爲師表。以教育之。月課生童。第其高下。以鼓舞之。朔望行香謁　聖畢。進諸生而親切慰勞之。關府忘其尊。庶民與於學。甚盛事也。南澳舊有澳

生二名。一閩一廣。今在廣者存而在閩者廢。殊非公道。捐一紙之文書。請當事以開復之。宏功盛業。千載不朽。尚於假日加之意乎。

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

臺灣當朱一貴作亂之後。干戈蹂躪。哀鴻遍野。繼以風災掃蕩。瘡痍連綿。民之憔悴極矣。二三年來。文武和衷。餘孽拔根。地方寧靜。撫摩噢咻。瘡痍漸起。然元氣猶未復也。繼凋敝之餘。則培養維艱。消冒陵之習。則教化宜急。官斯土者。可不百倍留心。以訓民型俗。久安長治為己任。今

天子眷念海疆。愼簡賢能。以明公才高行卓。特命觀察是邦。臺之民其有厚幸乎。經濟内優。納溝念切。因其勢而利導之。如王良使馬。庖丁解牛。無足煩措置也。鼎元閩嶠書生。識見淺尠。明公以其曾贊戎行。略悉臺地人情風土。不棄固陋。採及芻蕘。敢不具陳所知。以副公懇懃至意。雖未必其言之當否。而區區之心。頗有與臺地人民相關切者。苟千慮而一得。亦聊補夫涓埃。惟高明察之。

臺民積玩成習。每故撓法令。以試官長淺深。立法之初。必誠必信。凡文告號令。必實在可行者方出之。無朝三而暮四。

言必踐。禁必伸。萬萬不可移易。則民知在上之不可犯。而教易從。

臺地訟師最多、故民皆健訟。宜嚴反坐之法。聽訟時平心霽色。使村啞期艾。咸得自達其情。得情時鐵面霜威。使狡猾財勢俱無所施其巧、凡平空架害。審係虛誣。不可姑息。務必將原告反坐。登時研究訟師姓名。飛拏嚴訊。責逐過水。遞回原籍。取本縣收管回文存案。

臺俗好動公呈。多武舉武進士主之。皆因以爲利、非義舉也。每有爭訟。動輒盈庭。宜遏絕。

臺中逆孼雖平。然梟鼠竊不乏寬之則行劫。又寬之則嘯聚。星星之火。將致燎原。不可以其細而忽之也。宜留心訪察。凡白撞竊刦輕者黥面逐水。重者會同臺鎮。分別杖斃黥耳逐水。嘯聚者便宜行事。與臺灣鎮合稟報知制臺分報撫臺提臺。勿用公文。勿詳解內地。詳解則波累多人。且文移駁詰。往反經年。雖殺而民不畏。

臺俗豪奢。平民宴會。酒席每筵必二兩五六錢以上或三兩四兩不等。每設十筵八筵。則費中人一二家之產矣。遊手無賴。綾襖錦襪。搖曳街衢。負販菜傭。不能具體。亦必以綾

羅爲下衣。寬長曳地。與夫袒裸。而繭綢綿綢褲不可易也。家無斗米。服值千緡。饘粥弗充。檳榔不離於口。習俗相沿。餓死不變。則夫崇奬節儉。稍示等威。實轉移風俗之急務也。

鴉片烟不知始自何來。煮以銅鍋。烟筩如短棍。無賴惡少羣聚夜飲。遂成風俗。飲時以蜜糖諸品。及鮮果十數碟佐之。誘後來者初赴飲不用錢。久則不能自已。傾家赴之矣。能通宵不寐。助淫慾。始以爲樂。後遂不可復救。一日輟飲則面皮頓縮。唇齒露。脫神欲斃。復飲乃愈。然三年之後無

不死。聞此爲狡黠島夷。誑傾唐人財命者。南洋諸番稱中國爲唐猶言漢云今臺灣人稱內地亦曰唐山愚夫不悟。傳入中國已十餘年。廈門多有。而臺灣特甚。殊可哀也。

臺灣賭風最盛。兵民皆然。廢事失業。損財召禍。爭鬭作非。蓋由於此。宜知會臺鎮。實心實力共禁之。然表正者影直。上行則下效。未亂之先。皆鳴鑼張蓋。呵道而聚賭。無怪乎禁令不從也。前人覆轍。可爲車鑒。

臺中胥役。比內地更熾。一名皂快。數十幫丁。一粟之差。索錢六七十貫。或百餘貫不等。吏胥權勢。甚於鄉紳。皂快烜赫。

甚於風憲由來久矣。近或稍爲斂戢。亦未可知。宜留心訪察。懲創一二以儆其餘。至本衙門胥役。善窺伺本官意旨。招搖撞騙。見事風生。尤不可不防也。

商船出入臺灣。俱有掛驗陋規。此弊宜剔除之。在府、則同知家人書吏掛號。例錢六百。在鹿耳門、則巡檢掛號、例錢六百。而驗船之禮不在此數。若舟中載有禁物。則需索數十金不等。查六百錢之弊。屢經上憲禁革。陽奉陰違。蓋船戶畏其留難。不敢不從故也。重洋駕駛。全乘天時。若霽靜不行。恐越日即不可行。或半塗遭風。至於失事。差之毫釐

以千里。敢愛六百錢乎。六百雖微。而六百非止一處。船戶履險涉遠。以性命易錙銖。似宜加之體恤。臺船每歲出入數千。統而計之。金以數千兩矣。一念留心。為民間紓省數千兩。非小事也。

商船水手多空缺數名。所以私載無照客民。而獲其利者也。牌照內水手二十五六名。實在止有十七八名。中船水手十七八名。止有十一二人。或遇颶風。不能駕駛。間有悞事。出口入口。文武員弁。因以為利。如鹿耳門查驗。每空名例銀五錢。惟恐其不多耳。無照客民。或為盜賊。風大人少。或

至覆舟。通同作弊。可爲浩嘆。

民生各遂家室。則無輕棄走險之思。臺俗婚娶論財。三十老女尚有待年不嫁者。此等怨曠。最足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所當急爲嚴禁。凡民間室女。年二十四五以上者。限三月之內。逐一嫁完。違者督其父兄治罪。

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之人。赴臺傭雇佃田者謂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或數百人。謂之客莊。客莊居民。朋比爲黨。睚眦小故。輒譁然起爭。或毆殺人匿滅其屍。健訟多盜竊。白晝掠人牛。鑄鐵印重烙以亂其號。臺牛皆烙號以防盜竊買

責有牛契將號樣註明凡牛入客莊。莫敢向問。問則縛牛主爲盜易己牛赴官以實之。官莫能辨。多墮其計。此不可不知也。

客莊居民。從無眷屬。合各府各縣數十萬之傾側無賴遊手。羣萃其中。無家室宗族之係累。欲其無不逞也難矣。婦女渡臺之禁旣嚴。又不能驅之使去。可爲隱憂。鄙意以爲宜移文內地。凡民人欲赴臺耕種者。必帶有眷口。方許給照載渡。編甲安插。臺民有家屬在內地者。願搬取渡臺完聚。許具呈給照。赴內地搬取。文武汛口。不得留難。凡客民無家屬者。在內地則不許渡臺。在臺有犯。務必革逐過水。遞

回原籍。有家屬者雖犯勿輕易逐水。則數年之內。皆立家室。可消亂萌。

臺人未知問學。應試多內地生童。然文藝亦鮮佳者。宜廣設義學。振興文教。於府城設書院一所。選取品格端正。文理通優。有志向上者爲上舍生徒。延內地名宿文行素著者爲之師。講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身心性命之理。使知孝弟忠信。卽可以造於聖賢。爲文章必本經史古文。先輩大家。無取乎庸軟靡之習。每月有課。第其高下而獎賞之。朔望親臨進諸生而諄切教誨之。臺邑鳳山諸羅彰化淡水。

各設義學。凡有志讀書者皆入焉。學行進益者升之書院。
爲上舍生。則觀感奮興。人文自必日盛。
臺民未知教化。口不道忠信之言。耳不聞孝弟之行。宜設立
講約。朔望集紳衿耆庶。於公所宣講
聖諭廣訓萬言書。及古今善惡故事。以警動顓蒙之知覺。臺屬
四縣及淡水等。市鎮村莊多人之處。多設講約。著實開導。
無徒視爲具文。使愚夫愚婦。皆知爲善之樂。則風俗自化
矣。講生就本地選貢監生員。或村莊無有。則就其鄉之秀
者。聲音洪亮。善能講說。便使爲之。官待以優禮。察其勤惰。

分別獎勵。

臺灣地方寥潤。兵防未增。民俗悍鷙。好爲傾側。雖太平無事。不可忘有事之備也。若收納拳勇。免其差徭。練爲鄉壯。效之步伐止齊。豈出官兵下哉。道府四縣及淡水同知各設鄉壯三百名。無事則散之農賈。有役則供我指臂。此古者民兵之法也。民兵不能給糧。在用權術駕馭之。臺民好近官長。以爲榮耀。但時召至衙齋。與之談吐。如家人父子之相親切。課其武藝。敎之戰法。則人人自以爲官長腹心。無不踴躍從事。但須約束有方。無使藉勢凌民。則多多益善。

不必限定三百數矣。鄙見如此。恐或畏其煩難。則不如實心舉行保甲。聯守望相助之規。嚴窩隱匪類之禁。亦救時急務也。

臺地未有城池。緩急無以自固。磚石圍築。費重事繁。錢糧無從出辦。惟有種植莿竹爲城。而竹城亦需工本。欲以白手空拳。爲國家設險守禦。不勞民。不傷財。此大難事。然肯以實心行之。亦無難也。先定其規模。量明丈數。不動聲色。凡庭審輕罪應責者。每一板准種竹五株自贖。廿板百株矣。應枷者種二百株亦准免。但必於臨刑時親詢其有力情

願。然後罰之。不願勿強也。無求速成。無立意要罰。只是常存此心。順其自然。守令俱皆如此。不半年城可成也。城門各築敵樓。如力有未及。植木栅暫蔽內外。亦可守禦。若有餘力。更於竹外留夾道三五丈。另植莿桐一週。廣尺密布。又當一重木城。外挖一濠限之。濠外採山蘇木子撒種。當春發生。枝堅莿密。又當一層保障。再於莿桐城邊。量築窩鋪數十座。以當礮臺。爲登陴守禦之所。礮臺相離。以左右礮力管到之處爲準。接連建築。使敵不得近城。西面人家臨海。無地可容竹栅。築灰牆爲雉堞。便施鎗礮。不啻金湯

之固也。臺竹之性與內地不同。內地竹無根不活。臺竹一株。可截三段植之。雖罰多種。不以為病也。莿桐一樹可砍作百十株。插地皆活。尤易易者。惟啟樓土牆之類。費人力由此擴充以漸致之。可耳。天下事成於有心人。無難為也。臺地不蠶桑。不種綿苧。故其民多游惰。婦女衣綺羅粧珠翠。好遊成俗。則桑麻之政。不可緩也。制府滿公保撫閩時。嘗著蠶桑要法。繪十二圖。頒行郡縣。臺土寬曠。最宜樹桑。可倣而行之。漳泉多木棉。俗謂之吉貝。可令民於內地收其核。赴臺種之。并令廣種麻苧。織紝為冬夏布。婦女有蠶桑

紡績之務。則勤儉成風。民可富而俗可美也。

臺灣田糧與內地不同。內地計弓論畝。臺灣計戈論甲。每戈長一丈二尺五寸。東西南北各二十五戈爲一甲。每甲約比內地十一畝三分有奇。上則每年徵粟八石八斗。穀價賤時每石三錢。是每甲徵本色銀二兩六錢四分。較內地加倍。若穀貴則不堪矣。或有虛令折色每石七錢。則又倍之倍矣。但新闢土肥。丈報未必皆實。又或荒埔磽瘠。溪谷衝淹。乍墾乍棄。不登版籍之地。可以截長補短。故其民亦不甚病。然臺邑地方窄狹。不比鳳諸。臺邑民亦將不堪重

賦矣切不可輕議丈量爲清議加賦之舉海外地土肥磽無常地震水衝滄桑倏變恐其後有額無田爲官民之累不少若有意量丈則須合臺鳳諸三邑酌量勻配勿致偏枯方爲盡善萬萬不可加賦惟募民墾闢使地無遺利則賦不期加而自加矣

臺地彰化縣地多荒蕪宜令民開墾爲田勿致閒曠前此皆以番地禁民侵耕今已設縣治無仍棄拋荒之理若云番地則全臺皆取之番欲還不勝還也宜先出示令各土番自行墾闢限一年之內盡成田園不墾者聽民墾耕照依

部例即爲業主。或令民貼番納餉。易地開墾。亦兩便之道也。

臺灣舊有官莊。爲文武養廉之具。今歸入公家。各官救口不贍矣。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況官人於遐方絕域。欲用其身心。而凍餒其妻子。使枵腹爲國家辦事。非情之平也。既不許挈眷之官。而三載任滿。又令以陞銜再任三載。六年海外。拋棄家室。誰能無憂內顧。又賞賚捐輸。百無所出。不能得人死力。未有不怠乃公事。上焉者閉戶茹蔬。爲僧爲佛。下焉者取償於百姓之脂膏。爲鷹爲虎。孰與撫綏吾民

哉朝廷錙利賑恤動以百千萬計何愛此微末之刀錐謂官佃多不法能爲盜賊則不法豈獨官佃治得其道盜賊可化爲良況佃乎啗臺諸賊半屬遊手半係衙蠹豈皆官佃爲之與鄙意以爲官莊猶古公田古藉民力助耕今官自養佃較公田更不病民舊莊雖沒新地可再墾也查臺北有竹塹埔沃衍百餘里可闢千頃良田又當孔道衝要曩以棄置荆榛故野番敢於出沒截殺行人墾爲田園番患自息但地大需人非民力所能開墾莫若合全臺文武各官就此分地墾闢各捐貲本自備牛種田器結廬招佃

永爲本衙門恒產。此不獨一時之利，千萬世之利也。臺地素腴，隨墾隨收，一年稻穀可足本錢，二年三年食用不竭。以天地自然之利，爲臣子養廉之資。又可袪番害，益國賦，足民食，此一舉而數善備者也。

澎湖孤立海中，無田地，不生五穀，全賴臺米接濟。而澎民貧乏，不能預備一二月之糧，載米太多，亦無售處，必須食盡乃復再糴。若颶風連綿一二月，米船不至，則闔島嗷嗷待斃矣。切須於澎湖建倉積穀，或行社倉捐輸之法，或就臺鳳諸三縣倉粟，估定價值，撥載萬餘石，積貯澎湖倉，遇米

船不接之時。副將巡檢發糶濟急。將價再買補倉。使澎民無餓莩之患。此舉確不可易。

土番頑蠢無知。近亦習為狡僞。新港、目加溜灣、蕭壠、麻豆四社近府。刁猾健訟。哆囉嘓、諸羅山。次之。鳳山以下。諸羅以上。多為昧渾噩。有上古遺意。然俱皆供辦車輛。策應兵役。以及差徭絡繹。走遞公文。勞苦較臺民十倍。向有社商頭家包攬貨物。代番納餉。名曰贌社。番終歲所捕之鹿。與畜產布縷。皆為社商所有。朘削不堪。今社商已行禁革。而傳譯輸納。非通事不辦。縣官每歲僉立通事。換牌之時。有花

紅規禮。自數十金至六七百金不等。重利輕貸。賄緣必得而取償於番。酷虐較社商更甚。經諸羅令周鍾瑄通詳禁革。署令汪紳文再行申禁。令各番自立通事。稍予辛勞。而惡棍訟師。或夤緣道府衙門。給牌奪充。又有謀奪不遂。唆番生事。焚刦良民。重賂土官。謀革現在通事。此社棍之害也。通事之尅剝。社棍之唆謀。均當懲創。無虐無縱。使番黎安居循法。樂役趨公。乃大中至正之道。而近時制撫禁飭番車不許供應兵役。甚至出軍搜捕。亦令兵丁自負載帳房糧草。此法萬不可行。使土番漸不安分。莫肯服役。事事

與漢人角較。亦欲如中國所為。斯將有不可言者矣。內山生番好出殺人。然必深林密箐。可以藏身。乃能為害。若田園平埔。無藏身之所。則萬萬不敢出也。荊棘日闢。番意自消。是莫如聽民闢墾矣。番聞鎗礮之聲。則驚逃數日不敢復至。此可以番和番。招徠歸順。招徠既久。漸化漸多。將生番皆熟。是又為朝廷擴土疆。增戶口貢賦也。若畫地禁民無入番界。是亦一道。然但能使民不入。不能使番不出。畫去一尺。則出來一尺。勢必舉全臺而畫之。乃不能浮海入內地。而日本荷蘭能浮海入內地者。又將鵲巢鳩居。

爲邊疆之患害。恐生番亦不能保其有也。

原評治臺有法立法在人準王政以立言而歸本於一誠

上郝制府論臺灣事宜書

臺灣海外巖疆。幅隕遼濶。高山大谷。踞其中。平原廣野。數其外。四面汪洋。萬里金湯之固也。民番雜處。奸宄孔多。喜亂樂禍。習與性成。雖時際隆平。亦難保百年無事。今北路土番狡焉梗法。公行拒敵。傷害官兵。當局不能撲除。反議招撫。損威示弱。殊爲非計。大人躬膺

簡命總制嚴疆旌節所臨邪氛自靖乃蒙不棄疎拙念及廢員既倍三請之懇欲為後車之載弗能如命實切悚惶大人不以為罪俾效蠡測條列此行事宜及海外番民情狀雖紙上談兵未必有當高明之採擇而一日知己山岳情重始終默無一言於心亦覺不安姑就昔時馬跡所經揆度情勢以當芻蕘之一助是否能合機宜略有補益則非廢員之所敢知也

臺灣機括全在廈門不但咽喉控扼且信息易通一切呼應便捷宜兼程赴廈駐劄彈壓先飛差星夜至閩知會將軍撫提併檄中軍副將齎捧印信率領辦事書役迅到廈

一門伺候。一面奏聞。俟土番平定。然後往駐省城。則可以安

一海外之人心。亦可使軍前將弁。衆情用命。庶合大臣綏靖

封疆之體。不負

聖主倚賴之心。

一土番頑蠢。雖惡有限。所慮客民附和教誘。或乘機擾奪。我

師難於兼顧。便恐滋蔓。今幸民人安靜。然亦不可以安靜

而忽之。宜大張文告。慰諭臺中善良。各安生業。軍士經行

地方。不許妄動民間一草一木。無騷擾驚惶之患。併令有

司密爲防閑。稍有萌蘖。立即除去。倘一二無知。與番同謀。

往來接濟。許所親首報。免其株連。酌量酬賞。則民人不敢有邪心。番黎可勦殄也。

土番穿林飛箐。是其長技。所慮深藏內山。無踪無影。得苟延旦夕之命。茲作亂者。開係大甲西大甲東牛罵沙轆水裏、貓霧捒、阿里史、朴仔籬、等社。通共逆番不過二千人。查貓霧捒至彰化縣僅三十里。水裏牛罵沙轆四五十里。大甲西大甲東二社。止隔一溪。亦與諸社相連。皆在孔道平坦之中。惟岸裏山介在牛罵沙轆二山間。中有阿里史、烏牛欄、掃捒、岸裏、朴仔籬、五社。號爲山深險峻。今官兵已到阿

里史朴仔籬。而岸裏掃揀烏牛欄三社。尚無作亂。是以臺鎮呂某。遣令岸裏後壠土官前往招撫。則野心未齊。勢尚渙散。可以嚴飭將弁奮勇撲滅。尅限一月為期。務必蕩平清廓。倘日久滋蔓。將漸猖獗難制。則軍法不可不肅也。

山中草茂箐密。土番得以蔽體。所至焚烈。最為機宜。但今發榮葳長。有火難用。其實夏日酷熱。午後風發可乾。薪草引燃。長風鼓煽。雖濕亦燒。不可忽也。林箐路雜。險阻難行。宜用近社番為前導。重懸賞格。以番攻番。查康熙三十八年。吞霄土官卓个卓霧等作亂。北路參將常太多致糖煙銀

布。以吠岸裏番使擊吞霄。遂平個霧。即今之岸裏社番不與作亂者是也。諸番惟岸裏最强。擇揀烏牛欄亦在其內。董實之下。何求不獲。況所需不過紅綠色布糖煙食鹽木屐等類。未爲大費。即左右稍遠之番。無不可以智計驅遣。在臺帥之善馭之耳。

番箭鏃如利刃。鋒長五六寸。或蘸毒藥。百發無虛。宜用木盾禦之。盾式高與人齊。用兩板湊合如屋脊然。內結繩紐。可攜可佩。中藏棍柱一條。釘以鉤連活鐵。使可撐持。植立左右。酌開銃眼。以便施發。鎗礮兩盾並行。見敵則合。一人執

盾。止持短刀。兩礮手鈎鐮鎗隨之而行。若遇番多則諸盾皆合。如木馬營壘之勢。左右籐牌輔翼。鎗礮連環。勢不可當。凡番箭皆著盾上。則彼技已窮。可一舉殲滅也。

山深番野。全賴礮火震疊弓矢之威。非所長也。宜多用礮手。併於廈門製備火藥鉛彈。遣官運赴軍前。多多益善。有餘則存貯臺庫。爲鎮營他日之需。不可限定某時已發千斤。某時發幾百斤。惜小費而悞大事。在操家者且不可。況海外軍機乎。時人通病。所宜切戒。

大兵勦逆。逆番不得耕種。則絕糧甚易。接濟宜防。鹽鐵二件。

尤爲山中所少。番不能淡食。又不能不用箭鏃。二者急需。比種更甚。向皆漳民及外社狡番私藏鹽鐵。陰售重價。今既作亂。則此等亟宜杜絕。留心防察。厲禁而痛懲之。無接濟之人。則不能持久。此亦一切務也。

旌節到廈。宜遣官赴臺宣示威信。條款號令。煥然一新。併責捧令箭督催進勦。以熟悉風土有膽略者充之。即留軍前聽用。如詔安營守備林君卿。水師提標中營千總楊瑞。皆前此征臺出力之人。而林君卿汛守半線。即今彰化縣也。逆番情形。尤所習諳。二弁皆頗有忠赤幹練可用。若令赴

臺隨師。當有裨益。併軍前一切行徑機宜。許其不時密稟。

亦可以防壅蔽。

其官素稱勇敢。臨陣肯前。辛丑征臺。甚爲出力。今屢次損威。似見小敵則怯。殊不可解。大抵官急於官成。身家念重之故也。此公才技可用。止待士卒寡恩。及傲上二字。是其一生病痛。人才難得。不可遽行糾參。但留心駕馭之。到廈即作手札。極稱其前此功能。併以見在責成。危詞悚動。使之激厲奮發。有善必獎。有過必規。推誠置腹。以示栽培。俾其芒刺常常在背。而又必感寬大玉成之恩。則尅日奏功不

難矣。山谷最利土兵。召募壯丁。隨師殺賊。亦良策也。聞臺鎮募得三百八人。日給米一升。小錢二十。不數日散去二百餘人。此必然之勢耳。一月六百小錢。週年不過四兩。未及伙兵半餉。何能得人死力。且曩歲壯丁征臺。臺平之後。制府盡檄裁去。求一名糧不可得。斷斷怨恨。賴臺鎮沉檄不行。力爲詳請。衆心始安。追允給名糧。又分發八郡。雖家或數十日。不願就餉者多矣。嗣是衆心灰冷。莫肯復蹈前轍。今若欲用壯丁。宜稍加之情意。日給略爲寬裕。開誠布公。如手

足骨肉之親切。事平之後。計功擢用。下者亦安頓名糧。無俾失所。使有依戀之心。則人人皆可用也。

謝郝制府兼論臺灣番變書

得潮州家報。具知憲駕臨潮。存問鼎元之家。賜米盈倉。嘉殽旨酒。羅列滿庭。重以手書慇懃。稱許逾量。捧讀之下。惶恐殊深。自念窮阨廢員。饑寒乃其分內。兩載士民。供給已覺赧顏。繼以全郡同寅上官。周恤又逾一載。正在慙恧無地。欲爲還鄉之謀。何期西江之流。激自天外。憲恩廣厚。一至於斯。夙夜思維。不知將來何以爲報也。東望三山。再拜稽首。匪敢言謝。用誌隆情。近聞

臺北土番。復有崩山等社。猝至彰化縣治。騷擾作孽。此曹不知寬大之恩。欲以毛髮試洪爐之焰。自速其死。無足矜憐。冬春沙轆之變。兵威未振。招撫遽行。竊已疑爲非計。謂當消釁未萌。免動兵戈則可。既已勞師兩月。弗能取勝。然後招之使來。以示怯弱。養成驕恣。固知不能無復起之患也。今爲之計。宜大震軍威。連根撲滅。使他社番彝知

國法萬不可犯。然後一勞永逸。臺鎮請兵三千之意。想亦如此。似當稍假便宜。使之奮勵立功。多繼礮火。以足其用。更製木盾。以禦藥箭。焚山烈澤。直搗廓清。亦易易耳。但飛咨內地調兵三

千。似覺招搖耳目。或滋宵小之疑。不如在臺招募土兵。倣戚繼光分號編伍。一日成軍之法。召集易而成功速。蓋山谷崎嶇。官兵不如民兵之利。選擇精壯。雷厲風行。隔海千里。不如就地取材之捷也。或以事平之後。有易集難散之虞。則北路地方千里。兵力本弱。安居無事。尚且宜議增防。況今逆番出擾。已有明徵。亡羊補牢。甯能稍緩。彰化上下四五百里。僅委之守備一營。四五百之兵。此當改設遊擊。增兵五百無疑也。去歲閱邸抄有淡水同知移駐竹塹之議。不知張宏昌失事。何以乃在沙轆。迨竹塹未墾。無村落民居之故耳。竹塹居彰化淡水之中。距彰化縣

二百四十里。一路空虛。上下兵力。俱皆不及。宜移同知駐此。以扼彰淡之要。聯絡數百里聲援。然後臺北上下。血脉相通。似應請

旨特設叅將一營。兵一千。同駐其地。碁置村落。招民開墾。計竹塹埔至鳳山崎。寛平百餘里。可闢千頃良田。向以無民棄置。致野番出沒為行人患。若安設官兵。則民不待招而自聚。土不待勸而自闢。歲多産穀十餘萬。為內地民食之資。而野番不能為害矣。二處添設之兵。皆當另募。然後內地防汛不至空虛。宜一面

奏聞。一面募用先得新兵一千五百名。協勦番逆。廓清叟

易。古人搏鼠。亦用全力。不肯以其小而忽之。部覆准行之後。即以分防兩營。照在臺各營例。年滿內地撥換。或將竹塹一營屯田。俾立室家。作土著。與各營班兵。爲主客相維之勢。尤防範之最密者也。方今西陲用兵。宵旰廑念。東方海外。微瀎疥癬。以大舉速滅爲要。不可欲圖省事。反致蔓延。大人妙算神威。必有出人意外。非屬員所能窺測。但感佩感情。不覺自忘其固陋。欲妄抒千慮一得之愚。惟大人諒其心而恕其罪。則幸甚。

聖武紀畧

魏　源

聖武紀

天下有城郭之國。有游牧之國。有舟楫之國。穹帳騎射。風馳雨驟。此游牧之所長也。濤駛火攻。履危狎險。此舟楫之所長也。深溝高壘。清野堅壁。此城郭之所長也。自上世以來。中國有海防而無海戰。即漢之樓船浮海擊甌越朝鮮。魏青州軍。自海道討公孫度。劉裕遣兵自海道襲番禺。唐自東萊渡海趨高麗。皆僅濟師於海道。而非交戰於海中。以元太祖之兵力。而十萬兵舶覆於日本。故水陸舟車。自

古異用。惟明則太監鄭和。騎兵船於西洋。鄭成功奪紅夷之島國。彼二鄭者固中國之一奇也。方其請漳泉。請海澄何異於西夷之索港口犯溫台犯金陵何異於西夷之闖內地。而薙髮之令。何異於今日之烟禁。

國初所以制之。不過遷沿海。棄舟山。以斷接濟而杜牽掣。卒馭喙喘息而不敢復蠢。識能以薙髮之制禁烟。以清野之法斷接濟。以堅壁之法禦火攻。烟可不遏自絕。寇可不戰自困。是之謂以守爲戰。以守爲款。以內修爲外攘。故著

國朝防海家法可考者於篇。

康熙戡定臺灣記

臺灣亘閩海中。袤二千八百里。衡五百里。與福興漳泉四府相直。距澎湖約二百里。廈門約五百里。其山北起雞籠。南盡沙馬磯。千里有奇。惟山西東兩面沃野。自海至山淺闊相均。約各百里。大於琉球。埒於呂宋。自鄭氏以前。中國人無至其地者。皆生番據之。隋大業中。虎賁將陳稜一至澎湖。東向望洋而反。宋史謂澎湖東有毘舍耶國。即其地也。元置巡司於澎湖。明初廢之。嘉靖中海賊林道乾竄據臺灣。爲琉球人所逐。天啟中日本倭逐琉球而踞之。荷蘭

紅毛夷求香山求澎湖於中國而不得。乃以重貲啗倭求臺灣一互市地。旋誘以天主教。又逐日本倭而有之。及國初而為鄭氏所據。鄭芝龍者泉州人。初附倭。家於臺灣。倭敗去。芝龍以其人眾舟楫橫於海。崇禎中巡撫沈猶龍招降之。屢平劇盜積官至都督同知。會閩大旱。芝龍言於巡撫熊文燦。以舶徙饑民數萬至臺灣。人給三金一牛。使墾島荒。漸成邑聚。時鄭氏已去臺灣。惟荷蘭夷二千距城中。流民數萬。散屯城外。荷蘭專治市舶。不斂田賦。與流民耦俱無猜。鴻荒甫闢。土膏墳盈。一歲三熟。厥田惟上上。漳泉

之人趨之如歸市。鄭成功者芝龍取日本倭婦所生子也。當明季唐王隆武桂王永歷之際。起兵海上。屢寇閩浙江南。及順治十七年。自江南敗歸。乃奪臺灣爲窟穴。時荷蘭二城。已置揆一王守之。與南洋呂宋占城諸國互市。漸成都會。適其主會計之臣。負帑二十萬。恐發覺無以償。乃走投成功。請爲兵嚮導。成功覽其地圖。歎曰。此亦海外之扶餘也。十八年先以百艘舶澎湖。進圖鹿耳門。門外向有淺沙數十里。海舟不能近岸。紅毛夷又沉大艘塞港口。及是潮驟漲丈餘。數百艘倏抵岸。紅毛倉卒不支。遂克赤嵌城。

進壁王城其城亂石壘砌火煆成灰融爲石城堅凝不受礮半載不下乃塞其水源困之且與約曰予我先人故土者子女玉帛任爾所之解圍退三舍荷蘭乃以大舶遷國成功既有臺灣與所據金廈二島相犄角又禮處士陳永華爲謀主闢屯墾修戰械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起池館以待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以赤嵌城爲承天府置天興萬年二縣招來漳泉惠潮之民汙萊日闢是年棄芝龍于市鄭氏在京者皆伏誅詔沿海居民三十里界外盡徙內地禁漁舟商舟出海以杜搆煽康熙元年成功卒年三

十有九。長子經守廈門。案鄭經官書皆作鄭錦殆二名也入臺嗣立。成功弟世襲謀據其位。爲經所殺。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貽書招經。經請如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薙髮。易衣冠。不報。是年監國魯王。亦卒於臺。二年明桂王亦滅。而經猶奉其永歷之號。三年繼茂率泰施琅黃梧等進兵。幷檄荷蘭夾板船會剿。克金廈兩島。降其衆萬有八千。經遁歸臺灣。而浙督趙廷臣亦禽張煌言於南田之懸山界島。寇悉平。授施琅靖海將軍。以降將周全斌楊富副之。進討。會阻風罷兵。六年琅入京復陳進兵事宜。部議寢之。七年

詔大臣明珠蔡毓榮赴漳招諭。經仍以海外琉球朝鮮例爲詞。是時鄭氏衰弱。不敢內犯。十有三年而三藩難作。靖南王耿精忠執總督范承謨。反福建。告援於鄭氏。許以漳泉二府給之。臺人大喜。亟渡海而西。與耿氏合從。精忠旋悔。不踐割漳泉之約。閩中故多鄭氏舊部曲。海澄鎮總兵趙得勝。與其屬劉國軒。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皆叛降於經。於是經自取泉取漳取潮。耿尚皆訴於吳三桂。三桂令尚之信割惠州與經盟。中畫疆界。然不獲成。乘耿氏與王師犄旋。尾其後。取汀州。運臺米內渡濟師。精忠前後受敵。十五

年乃反正。導康親王傅貝子之師攻鄭氏。十六年我師收復漳泉邵武興化。其惠潮亦反正。經遁入厦門。貝子傅拉塔卒于軍。以貝子賴塔繼之。十七年春鄭氏復出沿海。進下城堡十餘。

詔復遷沿海居民。畫界如舊。十八年經將劉國軒吳淑何祐等分道入犯。總督郎廷相檄調官軍四路進勦。大戰兼旬。海澄公黃芳世都統穆赫林提督段應舉皆失利。案是時前海澄公黃芳度已於十三年漳州破時遇害矣。國軒圍之於海澄。環塹樹柵。我援軍至。國軒恐內外受敵。故開一面縱之入。以耗城中糧。圍復合

夏六月。城中食盡。陷官軍三萬餘。馬萬匹。都統提督以下皆死焉。

詔罷郎廷相。以姚啓聖代之。以吳興祚爲巡撫。楊捷爲提督。時國軒乘勝下漳平長泰同安。略取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諸邑。國軒自圍漳。遣兵圍泉。而斷漳州之江東橋及泉州萬安橋。以拒官軍。康親王駐軍福州不敢救。提督楊捷復惠安。巡撫吳興祚將軍貝子賴塔復漳平。楊捷遣兵襲破陳山壩。以出萬安橋之背。與大兵夾攻。奪其橋礮。況其舟。而巡撫貝子軍阻江漲。亦得翰林李光地引出安溪間

道。遂解泉圍。國軒與吳淑何祐等。以兵五萬分軍漳州龍虎蜈蚣二山。勢甚盛。漳城兵少。哈喇達耿精忠欲棄城避其銳。姚啓聖閉城偃旗鼓。乘大霧突出精兵五千衝之。賊陣亂。自相踣籍。連破十六營。斬四千餘級。復長泰同安。然賊猶據江東橋不退。至是楊捷軍赴援。復與啓聖夾攻。力戰克江東橋。盡奪險要。漳泉之路始通。國軒遁還海澄。海澄三面環海。其陸地一面。復掘濠引潮。以阻大軍。不時出犯江東橋諸營窺漳州。兼列艅艎守諸島。相持一年不決。乃議厚集舟師。水陸夾攻。幷檄荷蘭夾板船爲助。時吳三桂

已死於湖南。我水師破岳州。

詔水師提督萬正色督湖南江浙戰艘二百由海赴閩。而姚啓聖吳興祚新修三百艘亦成。配兵三萬。啓聖等復縱反間離其黨。與重賞購募。先後降僞官四百餘員兵萬有四千。即分隸水師用以進攻。并約其守海壇之將爲内應。於是不俟荷蘭船至。啓聖與提克復海澄。萬正色以水師克復海壇。水陸並偪厦門。復降其戈船將朱天貴得其舟師。乘勢攜襲諸澳諸寨悉破。鄭經及國軒等遂棄金厦二島歸臺灣。十九年春夏也。八月康親王還京師。留兵守金厦二

島於是貝子賴塔與經書曰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荊榛且睠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

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焰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為箕子之朝鮮為徐市之日本於世無患於人無爭而沿海

生靈。永息荼炭。惟足下圖之。經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爲互市公所。姚啓聖不可議。遂格。二十年。姚啓聖吳興祚疏請沿海民展界復業。從之。初閩人當成功世。內輸官賦。外應鄭餉。十室九匱。及耿鄭之亂。交作殺掠。所至不知誰兵。閩中駐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幕府。所將皆禁旅。居民居。食民食。役其丁壯。而漁其妻女。又遷沿海之界。流離內徙。至是始凱旋息肩。其驅掠而北者。尚數萬。姚啓聖請康親王下令禁之。且捐金贖還者二萬。啓聖在閩。靡財如泥沙。耳目徧海島。官帑不足。則回易貿

遷以濟之。前後揮霍百萬。鄭經在厦門時。有嬖人施亥者。
姚啓聖密賂使爲閒。約誘經至海口而伏兵禽之。鄭氏大
享將士。復賂其庖人。謀毒而殲諸。皆不克而死。會經卒。其
長子克𡒉。長而才。然乳婢出也。成功時即有人構經父子。
謂孽賊不當爲世孫。辱國。及成功沒。經連年出兵在外。用
陳永華言。命子克𡒉監國。睍眈歸臺。又日近醇酒婦人。克
𡒉監國二載。禮賢恤下。謹法令。物望歸之。而羣下憚其明
察。經諸弟亦不利其立也。侍衛馮錫範先以計罷陳永華
兵柄。永華鬱鬱死。克𡒉失助。時成功妻董氏尚存。復入閒

言。遂襲殺克𡒉。而立次子克塽。襲延平王。幼弱不能莅事。事皆決錫範。於是鄭氏遂敗。行人傅爲霖。密約十三鎮同日發難。事泄。錫範并搆陷續順公沈瑞而有其貲。人心益失。國軒居臺而被刺者再。皆姚啓聖所使也。二十年啓聖奏鄭經死。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水師提督施琅習海道可用。內閣學士李光地奏亦同。二十二年六月將出師。啓聖欲候北風直取臺灣。施琅欲乘南風先取澎湖。奏言澎湖不破。臺灣無取理。澎湖失。則臺灣不攻自潰。請以戰艦三百。水師二萬獨任討賊。而督臣留厦門濟餉。從之時國

軒守澎湖島巖盡據港口。舟不得泊。我軍次七罩灣。水駛石惡。適潮漲石沒。舟乘以進。國軒沿岸築壘環二十餘里鬪壘列礮。會颶風夜發。怒濤山立。我舟師前鋒蹶揚飄散。賊艦四面圍攻。琅親督大艅衝其圍。矢集琅目幾殆。力戰得解。時國軒自率眾二萬。泊牛心灣。而別屯萬兵於雞籠嶼相犄角。我軍懲前戰被賊夾攻。乃議分三路。以五十艘出牛心灣。五十艘出雞籠嶼。為奇兵分賊勢。而琅自督五十六艘分八隊攻其中堅。以八十艘繼後。每路中復各分三隊。不列大陣。惟約以五艘攻其一艘。人自為戰。酣鏖竟

日。聲震數百里。焚其百餘艘。殺其兵萬有二千。凡海洋占候。雲合風生。雷鳴風止。是日將戰時。黑雲起。賊方相賀。忽聞霹靂。皆錯愕。遂大敗。國軒由吼門冒險突圍。逸。官軍乘勝進臺灣。至鹿耳門。膠淺不得入。泊海中。十有二日。潮不至。忽大霧。潮高丈餘。舟師浮而入。鄭氏皆駭曰。先王得臺灣。鹿耳門漲。今復然。天也。七月。遣使議降。施琅姚啓聖奏

聞。八月

敕至。於是國軒及馮錫範以鄭克塽降。繳上成功所受明延平

郡王招討大將軍金印各一。公侯伯及將軍都督等銀印

五籍土地戸口府庫軍實以獻。臺灣平。時康熙二十有二年秋也。琅由海道報捷。七月抵京師而姚啟聖由內地馳驛。後二日至。

詔封琅靖海侯。克塽入都。隸漢軍。授公爵。國軒錫範皆伯爵。鄭氏自成功傳三世。凡割據三十有八年。始黃梧之降也。言鄭氏石井山祖墓形勢昌雄。宜剗之。泄其王氣。於是晉江縣之大覺山。南安縣之覆船檄欖金坑諸山。五墓皆毀。惟某山祖墓號五馬奔江者。不知所在。至是克塽請以成功及經之喪歸葬南安。收其地。署臺灣府諸羅臺灣鳳山三

縣。西為澎湖廳。其後分諸羅北彰化為縣。又北為淡水廳。設巡臺御史。旋改兵備道。總兵轄水陸兵八千。澎湖副將水師二千。其後復增兵額萬有四千稱重鎮焉。

臣源曰中國山川兩幹。北盡朝鮮日本。南盡臺灣琉球。過此則落漈尾閭。亦名萬水朝東。舟楫所不至。故琉球日本以東之國無聞焉。臺灣地倍於琉球。其山脈發於福州之鼓山。自閩安赴大洋為澎湖三十六島。又東渡洋百里至臺灣。為中國之右臂。可富可强可戰可守。方鄭氏之初平也。廷議以其孤懸海外。易藪賊。欲棄之。專守澎湖。施琅以

爲天下東南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之爲患有形。海之數奸莫測。臺灣雖一島。實腹地數省之屏蔽。棄之則不歸番。不歸賊。而必歸於荷蘭。恃其戈船火器。又踞形勢膏沃爲巢穴。是藉寇兵而資盜糧。且澎湖不毛之地。不及臺灣什一。無臺灣則澎湖亦不能守。誠深識遠慮之言哉。初朝廷以沿海奸民。逋逃通寇。下遷界之令。移沿海居民於內地。蕩析流離。又失海上魚鹽之利。於是總督范承謨。再疏而復之。臺灣已服。尚禁商船出洋互市。則施琅藍鼎元等。屢議而開之。至漳泉仰給於臺米。而禁其流通。臺民渡海以

億計。而禁其携眷則高其倬吳士功慷慨而陳之。於是開鼓鑄之錢。編鄉試之號。易竹樹之城。闢生番之地。誠所謂仁者設其施。智者申其辯。勇者奮其斷。而海國之民。熙熙攘攘。始遊化日。觀其經營條畫。亦賢人君子籌國之所纏綿也。

康熙重定臺灣記

雍正元年憲皇帝即位詔曰臺灣自古不屬中國我

皇考神武遠屆。拓入版圖。末年逆賊朱一貴倡亂攻陷全臺。諸

臣夙稟方略。士卒咸戴教養之恩。七日克復破賊數萬當

皇考春秋高邁。威播海外。所有立功將士。其各加等議敘。嗚呼。
感矣哉。師武臣力。如
聖祖之世。而猶有此患。考康熙六十年夏四月。臺灣朱一貴之
叛。激於知府王珍稅斂苛虐。濫捕結會及私伐山木之民
二百餘。淫刑以逞。鳳山奸民黃殿李勇吳外等。因民弗懟。
又窺臺吏文娛武嬉。遂謀變也。以一貴朱姓。可託明裔。而
一貴販鴨。旦暮出入。自成行列。嫻烏合數百。夜刦岡山塘
汛。揭竿荷耰無器械。岡山距府城三十里。疾趨擒之。立可
撲滅也。總兵歐陽凱聞警。集衆議。遊擊劉得紫最知兵。請

行不許而遣遊擊周應龍以兵四百及四社土番數百往應龍者麗躯有口實無能行五里即止營次日再進十五里賊刦棟榔林汛戕把總掠軍裝應龍隔一溪不救賊旁掠四出於是南路奸民杜君英等亦蠭起應之周應龍遇賊岡山一交綏賊即敗走入山應龍又不追而縱兵番焚掠近村於是各鄉皆嫡於賊樹幟響應南路賊攻參將苗景龍於淡水營周應龍聞報復行十五里翼日遇賊赤山方合戰應龍遽以後隊遁歸府城一貴大隊隨之而君英等賊別攻鳳山參將苗景龍敗死府城大震文武各吏盡

室登舟人槩固志。總兵歐陽凱。遊擊劉得紫。副將許雲率師千有五百出禦之。中夜自驚擾。黎明稍集而賊至。許雲躍馬陷陣。官兵繼之。賊大敗。退屯竿津林。時水師遊擊遊崇功出嘴篆港。聞報。亦以兵還入鹿耳門赴援。五月朔朱一貴杜君英合隊數萬來犯。劉得紫以兵截中路口。歐陽凱許雲遊崇功迎戰春牛埔。而把總楊泰通賊爲內應。刺歐陽凱墜馬死。官兵大潰。劉得紫率兵還救。馬踣被執。許雲遊崇功血戰至日中。矢礮俱盡。各手刃數十賊以死。於是水師遊擊張彥賢王鼎等率兵千餘戰艦四十。揚帆出澎

湖。臺廈道梁文煊。知府王珍等。盡驅港內商漁艇出鹿耳門渡海。而周應龍遁回內地。是日賊陷臺灣。掠倉庫。復開紅毛樓。大獲鄭氏舊貯礮械硝磺鉛鐵。北路奸民賴池張岳等。亦同日陷諸羅。戕叅將羅萬倉。凡七日而全臺陷。朱一貴僞稱中興王。號永和。大封羣賊。公侯太師將軍總兵以千計。優伶冠服。肩摩塞道。民爲之謠曰。頭冠明朝冠。身衣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蓋人心皆不附賊也。游擊劉得紫陷賊中。賊素重其名。不殺。聽收瘞各帥之尸。禁諸學宮。七日不食。諸生林皐劉化鯉密陳諸賊可滅狀。

始受食謀恢復時、逃官難民皆至澎湖、澎湖協副將倉皇不知所措。亦盡室登舟。將渡厦門。百姓婦女爭舟雜沓聲震海岸。守備林亮厲聲曰。朝廷以海外封疆付諸臣。正備緩急倚賴。今未見一賊。相率委去。若國事何。與其死國法曷若死賊。請整兵船守要害。俟賊至決戰。不勝我死。公等走未晚也。馳赴海濱、拔刀驅官民家屬登岸。衆心始固。時水師提督施世驃在厦聞警。即調兵渡海。總督覺羅滿保疾馳至厦門。施世驃已先二日率師出港矣。滿保復調南澳鎮總兵藍廷珍至厦。使總統渡臺水陸兵八千餘船四

百艘。六月朔出廈門港。七日會提督施世驃於澎湖。共兵萬二千有奇。大小舟六百餘艘。方是時臺中賊黨互相雄長。攻擊杜君英爲朱一貴敗走。剽掠村莊。而淡水營守備陳策團練義勇。固守要害。又率淡水莊義民侯觀德李直三等。以鄉兵破朱一貴賊數萬。斬賊萬計。而諸羅義民陳徵等亦起兵。攻復縣治。旋爲賊陷。陳策遣人赴澎廈請兵。滿保旋世驃先後發兵千七百赴援。適世驃獲賊諜吳良等二人於澎湖。搜獲僞劄百道。吳良澎湖把總降賊者也。窮訊之。盡知賊黨內亂。百姓不附。我軍士氣倍奮。滿保議

三路進攻。廷珍與世驃言南風已盛。南路不可泊舟。北路去府百餘里。餉運艱難。度賊必屯聚中路。宜直擣鹿耳門。十日發澎湖。以守備林亮千總董方爲前鋒。并率善水者十餘。駕小舟於鹿耳門。表識沙路。并載旗幟。伏南北港。時賊以大礮扼險迎拒。十三日林亮董方以六舟冒死直進。遙望礮臺火藥累積。尋以礮注攻中之。轟發如雷。賊死無算。衆軍齊集兩港。悉樹我軍旗幟。遂揚帆直渡鯤身。鯤身者海沙也。膠淺不能行大舟。是日海潮驟漲八尺。四百餘船倏齊薄岸。賊遁保安平鎮。列隊迎拒。林亮董方復先登

陷陣藍廷珍督大隊繼之。賊敗走。官兵入安平鎮。日猶未晡，是夕施世驃亦乘潮至鹿耳門。次日至鎮。賊以八千來犯安平。我兵迎賊於四鯤身。別遣小舟沿岸夾擊。逐北至七鯤身瀨口。復以火舟燒賊戰艦。十六日賊數萬復犯安平。駕牛車列盾爲陣。冒礮火死突。藍廷珍親督戰於二鯤身。而林亮等別以小舟載礮附岸夾攻。斬溺無算。賊始退保府治不敢出。惟沿岸列礮晝夜固守。施世驃等下令戒各軍無妄殺。來降者悉縱還。各樹大清良民幟於門。惟抗拒者誅。遠近脅從望風解散。有西港仔義首載家屬爲質。

顧引大兵從西港登岸徑收賊巢。施世驃即密遣林亮董方等。以兵千有二百往。十八日藍廷珍聞之。急白世驃曰。此險道也。地多篁木易設伏。且迫賊肘腋。醜黨必眾。而我軍甚孤。若伏賊數千環攻乘我將奈何。世驃曰。可奈何。廷珍曰。請急以大隊進。而別遣將分攻各港牽制使不得兼顧。於是廷珍率舟師五千五百夜指西港仔。黎明登岸則賊與林亮等方鏖戰。我軍嚴陣設伏而進。前鋒遇賊力戰。伏兵突出竹林。橫截賊陣。左右奇兵繞後夾攻。賊大潰。延廷珍料賊必夜來刦營。初更卷帳偃旗伏蔗林間。賊果至

不見一人。大驚。伏起衝擊。大敗之。十九日逐北至府城。賊數萬皆遁。而施世驃亦分敗西南兩路之賊。同日抵城。自鹿耳門至是凡七日。廷珍報滿保於厦門。而施世驃先於軍中奏捷矣。復分遣官兵廓清南北二路。而游擊劉得紫亦於賊中拔歸大營。請爲鄉導。淡水營守備陳策率援淡之兵南下。諸羅與大軍合。北路賊黨潰散殆盡。朱一貴走灣裡溪。爲村民禽獻。惟逆黨杜君英杜會三陳福壽江國論等尚未獲。廷珍購得一二。皆善待之。使轉招其黨。旬日先後出降。與朱一貴皆檻送京師。磔死。臺灣平。其敗逃之

游擊周應龍及棄臺逃回之道府廳縣。訊治伏法。知府王珍剖棺梟示。先是

朝廷得施世驃捷奏大喜。賜東珠朝帽黃帶四團龍補服。又從擢淡水營守備陳策爲臺灣鎮總兵官。加左都督。藍廷珍仍統兵留臺灣彈壓。以施世驃奏中不及廷珍戰功也。八月臺灣怪風暴雨。流火燭天。竟夜海水皆立。諸港船互相撞壞。如漂柿敗葉。或飄上平陸。地大震。翼日始霽。郡無完宅。壓溺死者數千。以風災奏聞。發帑開倉大賑。而施世驃終夜露立風雨中。驚悸疾作。以九月望日卒於軍。調廣東

提督姚堂代其任。時廷議移臺鎮總兵官於澎湖。而設陸地副將於府治。裁水陸兩中營歸內地。藍廷珍力爭不可。提臣姚堂亦以爲言。乃仍令總兵鎮臺。副將駐澎。

特命滿漢御史各一員。歲巡臺灣。察民疾苦。廷珍之征臺也。其弟鼎元在軍中。文移書檄。皆出其手。如論臺鎮不可移澎。又言臺變皆自內起。罕自外入。鹿耳門不宜設礮城。以資賊守。而阻攻討。又言諸羅以北地險兵單。難以控制。宜劃爲二縣。皆不易之論。其後乾隆中用其言。分立彰化縣云。鼎元號鹿洲。漳浦人。由貢生官至廣州知府。有平臺紀略。

鹿洲文集說海防甚具。或問朱一貴以前。紅毛取倭。鄭氏取紅毛。

本朝取鄭氏。非皆變自外入者乎。臣源曰耶蘇不惑。紅毛不乘。夷間不投。鄭兵不興。子不少。國不內亂。王師亦豈得而馮陵乎。日月蝕於外。其賊在於內。

乾隆三定臺灣記

臺灣不宜有亂也。土沃產阜。耕一餘三。海外科徭簡。夜戶不閉。然而未嘗三十年不亂。其亂非外寇而皆內賊。朱一貴林爽文其尤著者也。一貴既俘。以諸羅北境遼闊。增彰

化縣及北淡水同知。地大物𡙇。漳泉惠潮之民日眾。寄籍分黨類。牙其間守土官又日朘削之。於是民輕視吏。及其樹幟械鬬。動以萬計。將士不能彈治。惟以虛聲脅和。於是民輕視兵。近山土沃。民墾日廣。巡撫楊景素立界限之。將界外良田盡畀生番。番不知耕。仍爲內地游民偷墾。地既化外。易藪奸宄。又獄有不能結者。輒誘殺生番以歸獄。於是既毆民歸番。又毆番以黨賊。林爽文者。居彰化之大里杙。地險族强。豪猾揮霍。聚羣不逞之徒。結天地會。數十年。將吏務爲覆蔽不之問。黨日橫熾。總兵柴大紀調兵三百

使知府孫景燧彰化知縣俞峻。及副將赫生額游擊耿世
文往捕。駐營五里外之大墩。勒村民禽獲。先焚無辜數小
村怵之。爽文遂因民之怨。集衆夜攻營。軍覆。將吏死焉。彰
化遂陷。時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賊初起時。
總兵柴大紀適在彰化。知縣俞峻請留彈壓。大紀託言歸
府城調兵。逾一旬而彰化陷。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戕知
縣及淡水廳同知。而鳳山縣盜莊大田亦陷其縣。臺灣沙
土浮疎。不時地震。故城無磚石。皆植濠樹竹爲城。府城亦
樹城也。總兵柴大紀。兵備道永福等守之。賊分路來犯。柴

大紀禦諸鹽埕橋。殺賊千計。橋距府城五十里。扼水陸交。大紀自守之。賊始不敢窺府城。明年正月初旬。水師提督海澄公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副將徐鼎士。各以兵渡海至。黃仕簡檄柴大紀北取諸羅。而郝壯猷南出二十里即阻賊。頓兵幾五十日始進鳳山。鳳山城已空。招民復業。賊混其中。吏復不覺。三月十日城復陷。游擊鄭嵩死焉。壯猷遁歸府城。又任承恩至鹿港。距大里杙賊巢僅四十里。亦不敢進。初林爽文之反也。適當漳泉二府人械鬭之後。爽文本漳籍。故泉人不從亂。彰化之鹿港賊遣偽官來收

稅。泉民林湊等起義。一鼓擒之。故鹿港海口未失。賊所畏惟泉人也。及黃任兩提督兵至。泉人爭思助官兵殺賊。兩提督不知驅策。反觀望逡巡。坐失事機。

上命總督常青爲將軍往督師。以李侍堯署浙閩總督。復調廣東兵四千。浙兵三千。駐防滿兵千。江南提督藍元枚故漳人藍廷珍之子也。習臺灣事。

命移赴軍。與福州將軍恒瑞均同參贊。分赴府城鹿港。誅失律之郝壯猷。逮提督任承恩。以柴大紀代之。藍元枚至臺僅三月卽病卒。常青恒瑞以五月出師。離府城十里。遇賊萬

餘、甫交綏即退。又請增兵萬。賊以其暇。逼脅各村不從。輒焚刼、於是泉人亦弭首附於賊。官兵未增萬、而賊已增十餘萬。南路莊大田驅之以攻府城。北路林爽文驅之以攻諸羅。幸南路賊黨莊錫舍來降。倒戈殺賊。城中又開紅毛樓、得大礮十餘。大礮九百餘。分路轟拒。故府城得不陷。而諸羅據南北之中。屏蔽府城。林爽文必欲得之、晝夜圍攻。又攻鹽水港鹿仔港。以斷府縣餉道。大紀皆分兵擊奪之。決其堰淵、破其礮車。以守城兵四千戰賊數萬。又屢擒內應奸細、出奇兵奪賊犄角、

詔以大紀用法嚴明。載入行軍紀律。特授參贊大臣。常青選鎮兵魏大斌。叅將張萬魁。游擊田藍玉。副將蔡攀龍等。三次往援。皆中途為賊所截。僅得入城。損兵大半。諸羅圍日窘。城中以地瓜野菜油粃充食。常青頓兵府城。恒瑞及總兵普吉保兩路援諸羅兵各五六千不敢進。反張皇賊勢奏請兵六萬。

詔解常青恒瑞之任。以福康安海蘭察代之。又

命柴大紀捍衛民兵出城。再圖進取。十一月大紀奏言諸羅為府城北障。諸羅失。則賊尾而至府城。府城亦危。且半載以

來。深濠增壘。守禦甚固。一朝棄去。克復甚難。而城廂內外義民不下四萬。實不忍委之於賊。惟有竭力固守待援。

上覽奏墮淚。

詔曰大紀當糧盡勢急之時。惟以國事民生為重。雖古名將何加茲。其改諸羅縣為嘉義縣。大紀封義勇伯世襲罔替。并令浙江巡撫以萬金賞其家。俟大兵克復。與福康安同來瞻覲。福康安中途聞賊勢盛。亦奏請增兵而後進。

上嚴飭之。

命頒內庫所藏大吉祥利益右旋螺。以利渡海風帆。十月守風

鹿港。忽一晝夜順風數百艘抵港口。帆檣列數里。各村莊被賊脅者。望風解散。爭為鄉導。聲言直擣大里杙賊巢。而陰趨縣治。十一月八日。大兵六千。義勇千餘。遇賊崙仔頂。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數十衝賊陣。矢無不中。賊披靡。遂怒馬殺入。賊分伏竹蔗林邀截官兵。我兵五隊分戰。再敗之牛稠山。即日海蘭察抵嘉義城。次日福康安亦至。復乘勝追賊。克之於斗六門。遂擣大里杙。賊猶萬餘迎拒。乘我步兵未集。先萬炬來索戰。我前鋒千騎伏溝塍間。銃矢從暗擊明。發無不中。賊遽滅火鳴鼓來攻。復尋鼓聲擊之。賊

旋敗旋進。我步騎鏖戰竟夜。黎明遂克其巢。林爽文已攜家走集集埔。乃通生番隘口也。據溪岸壘石環數里。十二月官兵伐箐騰而上。殺賊千餘。又破餘賊二千於小半天。林爽文先匿其孥於生番社。而自與死黨數十竄箐谷。皆就擒。遂移而南。剿莊大田於牛莊。屢敗賊。追至極南之郎嶠。負山阻海。我舟師先截其走路。而大兵環山圍之。斬溺各數千。莊大田亦就俘。臺灣平。其右旋白螺。

命即存布政司庫。凡將軍總督提督渡臺。及冊使封琉球。則佩之以行。是年始罷遣巡臺御史及番民田界之禁。初福康

安之解諸羅圍也。柴大紀出迎。自以參贊伯爵。不執櫜鞬之儀。福康安即劾其前後奏報不實。

上以大紀固守孤城。逾半載。非得兵民死力。豈能不陷。若謂詭譎取巧。則當時何不遵旨出城。其言糧食垂盡。原所以速外援。若不危急其詞。豈不益緩救兵。大紀屢蒙褒獎。或稍涉自滿。於福康安前。禮節不謹。致為所憎。遂直揭其短。殊非大臣休容之度。又福康安抵諸羅後。凡有攻剿皆不派柴大紀蔡攀龍。而於擁兵不救之恒瑞。非惟不劾。且屢敘其戰功。曲為庇護。恒瑞本應軍前正法。恐駭聽聞。其遠交

刑部治罪。尋遣戍伊犁。會侍郎德成自浙江歸。

上以福康安所劾大紀事詢之。德成因奏柴大紀在任貪黷。令兵私回內地貿易。及賊起倉卒。不早撲滅。致猖獗。又逮問提督任承恩供亦同。命李侍堯福康安查奏。五十三年正月

詔曰柴大紀前此久困圍城。不肯退兵。奏至時朕披閱墮淚。即在廷諸臣。凡有人心者無不歎其義勇。用人者當錄其大功。而宥其小眚。豈能據福康安虛詞一劾。遽治以無名之罪。前詢李侍堯之旨。至今尚未復奏。殆亦難於措詞耶。尋

李侍堯奏到。略如福康安指。福康安奏言。大紀鹽埕橋之戰。尚未出力。守禦諸羅。亦有微勞。惟以專閫大員。既不能整飭於平日。又不能撲滅於臨時。皆紀律不明所致。請即解京正法。七月大紀逮至京。

命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覆訊。大紀再三稱寃。

上廷訊大紀始引咎。仍微訴其枉。

詔曰福康安等擬大紀斬決。朕念其守城微勞。原欲從寬末減。改爲監候。乃展轉狡辯取死。豈可復從寬典。其即依所擬正法。黃仕簡任承恩罪均。惟一爲海澄公黃梧之裔。一爲

任舉之予貸其一死時議以大紀之死也不知引咎昧帥

臣之體與張廣泗不服訥親之劾而負氣大廷者何異豈

知

聖主衡功過燭隱微早洞見萬里外哉